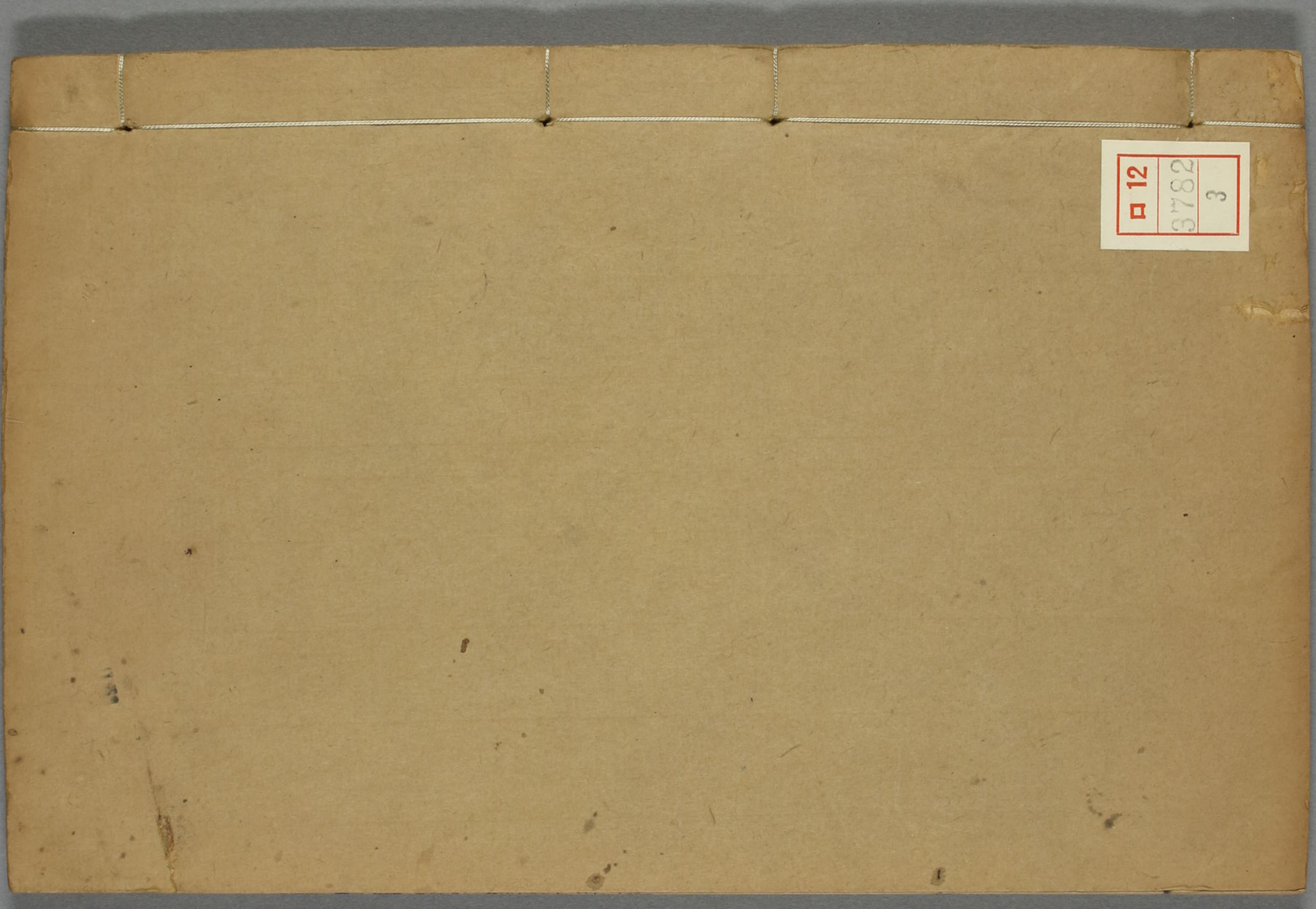
□ 12
3782
3

口12
3782
3

儀禮正義卷五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鄉飲酒禮第四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疏）正義曰釋文獻上有將字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者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鄉則升學士正月將升用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士擇學士最賢者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皆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

〈99-869〉

故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張氏爾岐云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於春秋行之黨正正歲位於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盛氏世佐云此篇所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歲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黨正飲酒而其禮周不能無異也自呂氏大臨謂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其說見宋於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尚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之鄉人注以爲鄉大夫者亦別褚氏寅亮云此禮雖主興賢能遵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者則席柱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遵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遵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以齒序雖

日習射尚功而兼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于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尚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案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即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賈疏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即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日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矣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即杖者年之最高者故即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故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尚德不尚年年少者既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歲位之禮汨之故詳辨焉方氏苞云將興賢能其德之蓄行之恆藝之習惟鄉先生教

之久知之深故就而謀焉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則賓之齊齒德久著於眾無待於謀注謂鄉大夫與賢能不可易也習射正齒位乃平時所以教士故可遵其禮敖繼公乃謂此士與其同鄉大夫會飲于鄉學之禮誤矣三者皆國政故有司掌之若士大夫會飲無爲著於國典亦不宜行於鄉學賈疏謂鄉飲酒義乃黨正正齒位之法不知通篇皆正解鄉大夫與賢能習射正齒位有賓而無介也中間覆舉鄉飲酒之禮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特約略黨正之正齒位以附之耳經義聞斯錄曰鄭氏三禮目錄於鄉飲酒禮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鄉飲酒義云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是禮專屬賓賢能而義統釋四事爲異矣或曰戴記冠義以下數篇先儒以爲禮經之傳經不具者傳詳之孔氏亦云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似不當分而爲二且鄭氏以此篇專屬賓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諸文而此篇無正齒位事耳但篇內云主人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拜升拜受者三人注云長其老者命弟子俊徹俎注云弟子賓之少者記又云眾賓之長一人辭洗立者

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是未嘗不論齒且明言有立者矣孟子曰鄉人飲酒無不以齒爲主儀禮之禮戴記之義互相證一明也曰州長習射飲酒有賓而無介有合樂而無升歌笙樂閒歌豈與鄉飲酒之禮雖亾亦未必絕無異同可知至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僅見于鄉飲酒義鄉大夫之禮也鄭氏以禮爲賓賢有此事亦未必盡用鄉大士君子注中他無可考卽能義爲統釋四事必本經師舊說確不可易矣曰然則呂氏謂鄉人會聚飲酒皆行此禮其說非歟曰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可見此禮止于州黨族尙不用況其餘乎云於五禮屬嘉禮者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義孔疏云案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吉事陸氏釋文亦引鄭云別錄屬吉禮則以此爲吉禮之說益出於劉向而鄭君見之於禮記目錄不始於孔氏也又案禮記冠昏鄉飲酒燕聘諸義皆云別錄屬吉禮釋文引鄭云別錄屬吉禮釋字之誤鄭注儀禮於冠昏鄉飲酒射燕云嘉禮字蓋事字之誤鄭注儀禮於冠昏鄉飲酒射燕云嘉

而聘云賓者以周官五禮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則吉者對凶之辭嘉也賓也皆可以言吉也此鄭於禮記目錄所以復存劉說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眾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賓介處士賢者者下通典引諸經傳注往往增入也字就有也字案通典此篇論之如明其德各特也拜賓至此堂尊之也進酒于賓也復西階上位也坐于席也以右手也酬之言周也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不齊啐下賓也就賓南授之也下賓也長其老者也賤者禮簡也齊啐下賓也就賓南授之也下賓也以察眾也又以序相酬也此類甚多豈古本俱有也字而今本盡刪之歟凡類書徵引羣籍有刪無增此或原本如是今不能一一細校聊誌於此孝友睦婣任恤婣作姻鄭氏引經多用古字若玉藻視朔視朝鄭氏引作廟此必不改姻爲姻案後梁行之本原非康成手迹張說妹未確受灋于司徒灋徐葛通解俱作法案法灋今本鐕出蓋如此云蓋下疏有亦字天下有達尊三下徐本誤作不嚴鍾俱不誤○張氏爾岐云此鄉飲酒禮有獻賓有樂賓有旅酬有無算爵樂凡四大段而禮成此下至當楣北面荅拜則將飲酒之始事初謀賓戒賓次陳設次速賓迎賓拜賓凡三節方氏苞云先生鄉之致仕而教于黨庠州序者也周官黨正書德行道藝而州長考之以贊鄉大夫廢興其法必二十五家之塾歲升其秀民于黨而庠之師聚教

焉是黨正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待州長之考者也序之師則時會而問試省察焉是州長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贊鄉大夫之興者也故三年大比鄉大夫就之而謀賓介卽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古者官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皆由於此韋氏協夢云賓卽所貢之一人將獻于君以賓客禮禮之因謂之賓介輔也佐也所以輔佐賓者謀賓介謂謀其孰可爲賓介也謀之未必在行禮之日蓋因記飲酒禮而追言之耳主人戒賓以下皆本日事也　注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者賈疏云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釋官云左傳有鄉正國語有鄉長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于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穎達謂諸侯三鄉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大夫皆屬於司徒故其職曰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高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引周禮大司徒之職與鄉大夫者因諸侯鄉大夫

經無明文因以天子之官況之故引周禮以證而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也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者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注所本也云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賈疏以與衆賓不貢但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云據鄉貢一人其介與以貢之耳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君簡訖仍更行鄉飲禮賓之于王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此舉漢時所行鄉飲酒禮用黨正正齒位之說與此篇不同漢罷諸侯之國爲郡郡有太守而封王子母弟者仍爲國故曰郡國案漢時鄉飲酒禮今不可考建武時伏湛奏行鄉飲酒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必於民聚之時者程易田云十君蓋尚遵而行之故據所目見以證其相異也云凡鄉黨飲酒二月大蜡乃民聚之時此篇行于正月與十二月相連亦爲民聚之時引孟子公孫丑篇文賓賢能爲尚德正齒位爲尚齒齒則連引之耳　主人戒賓賓拜

辱主人荅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

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請告以（疏）正義曰主人戒賓戒警告也拜其所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張氏爾岐云言主人往至賓門欲相警告非謂已戒之也至請賓方是發辭相戒耳江氏筠云賈疏云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賓荅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之也果主人敬客而先拜則何以速賓賓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拜乎且疏於彼處已明謂與此同矣彼疏云鄉飲鄉射戒賓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何得於此又爲異說也蓋緣下主人速賓賓拜送之說故耳下疏云聘禮賓至近郊使下大夫至賓館下大夫遂以賓入賓送不拜公食禮使大夫戒賓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此獨拜送者亦是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貢故也下既爲此說故牽此以就之然其說亦誤也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此經雖云賓從主人賓之所以不從主人者緣主人速賓從更須速介也速介後雖無事然下文主人迎于門外拜賓拜介揖衆賓是賓介衆賓一時同來介須挾衆賓隨賓偕行亦不得獨從主人也且公食禮疏云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則又與此違反不知賈果以何說爲正也乃請賓敖氏曰謂致戒辭于賓也其辭卒曰請子爲賓韋氏協夢云主人明是戒賓而云請者謙遜詞主人再拜張氏曰拜其許己也盛氏世佐云賓先拜主人荅拜者考士冠宿賓鄉射戒賓皆然是亦禮之常也士冠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之拜是拜賓之許己非先拜也方氏苞云拜其始至賓家之時仍當賓先拜彼不言者文不具耳以宿賓禮例之可見也蓋主人至賓家戒人禮應先拜疏家誤謂冠禮主人先拜而其釋此賓既爲主之故亦黏滯　注云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者敖氏云拜辱即拜迎也方氏苞云主賓往來無稱拜辱者惟此篇戒宿再言拜辱示所舉不稱恐爲舉者之辱也賓拜賜主人報禮亦稱拜辱示功罪榮辱彼此共之也始出迎賓主各一拜既而許則主人再拜示爲國求賢之重使士進身之始即知不可苟於自待也鄉射禮主人戒宿賓不言拜辱而賓拜賜主人荅之則稱拜辱何也習射國政也以公事視戒非私禮於賓無爲稱拜辱射禮或公士爲賓

則非其屬也不可不拜其辱而既有此禮卽學士爲賓亦不容異同蓋其德行道藝異日宜與賓興之選以貴下賤辭過於恭亦所以勵士節也盛氏云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齒者請見禮先生異齒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興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案古言拜辱者以賤稱尊之辭如左傳敢拜君命之辱子以君命辱于敝邑無若請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此類甚多以君命辱臨臣則君爲尊臣爲卑謂之辱以賓臨主則賓爲尊主爲卑謂之辱此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故爲以卑稱尊之詞而拜其自屈辱也云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者此以士相見禮固辭例之也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張氏曰德業既成欲及時而試也盛氏曰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爲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爲將貢己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

疏者蓋一儀而兼二義也迎送者據己言也辱者據彼言也

主人退賓拜辱

退猶去也去又拜辱者以送謝之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拜辱卽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也說拜迎可名拜辱拜送禮之常也拜送而拜迎禮之變也拜迎拜送皆可名拜辱拜送獨不可名拜辱乎鄭君求其說而不得因有以送謝之之解疏又云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是以去又拜辱以送謝之何見之陋也夫主人之於賓卽後世之門生也古者鄉舉里選一以德行道藝爲主而進退之權在舉之者自盡其職之所當爲非以樹恩也而所舉者亦必克副其實而後應之公義重而私恩輕何僕僕而亟謝爲爲此說者習見漢世報舉主之厚而意之耳夫以漢世篤交念故之誼議者猶或非之況自中唐而後一蒙賞拔名曰恩門長奔競之風胎朋黨之禍其流弊可勝道哉韓子曰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斯固有識者之所恥也豈先王制禮而不慮及此乎然則飲酒之明日賓鄉服拜賜何也曰謝其以禮禮已也夫禮未有見禮于人而不之謝者鄉射非貢士賓亦拜賜是已爲貢己而以送謝之私也爲貢己而明日不習官方頗有關係故不敢不辨據此論甚正但鄭君所謂以送謝之者謂謝其以禮禮已於是來拜而迎之謝其辱也此經言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速賓放此○程易田云注退猶去也謂主人出賓門賓送出門又拜其辱也盛氏世佐云凡賓主相見始而拜迎退而拜送禮之常也拜迎可名拜辱拜送獨不可名拜辱乎鄭君求其說而不得因有以送謝之之解疏又云將貢己宜尊敬主人是以去又拜辱以送謝之何見之陋也夫主人之於賓卽後世之門生也古者鄉舉里選一以德行道藝爲主而進退之權在舉之者自盡其職之所當爲非以樹恩也而所舉者亦必克副其實而後應之公義重而私恩輕何僕僕而亟謝爲爲此說者習見漢世報舉主之厚而意之耳夫以漢世篤交念故之誼議者猶或非之況自中唐而後一蒙賞拔名曰恩門長奔競之風胎朋黨之禍其流弊可勝道哉韓子曰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斯固有識者之所恥也豈先王制禮而不慮及此乎然則飲酒之明日賓鄉服拜賜何也曰謝其以禮禮已也夫禮未有見禮于人而不之謝者鄉射非貢士賓亦拜賜是已爲貢己而以送謝之私也爲貢己而明日不習官方頗有關係故不敢不辨據此論甚正但鄭君所謂以送謝之者謂謝其以禮禮已於是來拜而迎之謝其辱也

尊以就卑於其退拜而送之謝其秉禮以禮己仍飲酒明日賓鄉服拜賜之意彼謝於禮之成此謝於禮之始謂將貢己宜尊敬主人乃賈氏之無識非鄭意也且報舉主之厚此自漢時之陋習然如周舉之奏左雄張陵之劾梁冀伸公義以抑私情者未嘗無之況鄭君乎鄭君高尚不受朝服之徵証至固於時趨而以習俗之見解先王之禮經乎盛氏幷詆之昧於知人之法矣

如戒賓時拜辱請許諸儀也

右謀賓戒賓

乃席賓主人介 席敷席也鳳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疏)正義曰注云席敷席也者經文乃席爲句謂爲賓主介敷席也經不言敷席面位注知之者鄉飲酒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氣義也天地温厚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主人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注本此爲說也敖氏曰席賓于戶牖間主人于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方氏苞云自聘饗燕射下及冠昏賓席于戶牖之閒乃一定不移之位也下文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則位與賓竝明矣下文又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閒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尊當房戶之中賓席于戶西牖東而遵席于尊東具見矣蓋以尊爲節三賓則繼賓而西諸公與大夫則相繼而東位正相配地始可容也尊之左右既無地可以席介自當席于西序而與主人相對矣

介亦如之 如戒(疏)正義曰注云如戒賓也者張氏爾岐云謂賓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儐于東北以輔主人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注本此爲說也敖氏曰席賓于戶牖間主人于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方氏苞云自聘饗燕射下及冠昏賓席于戶牖之閒乃一定不移之位也下文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則位與賓竝明矣下文又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閒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尊當房戶之中賓席于戶西牖東而遵席于尊東具見矣蓋以尊爲節三賓則繼賓而西諸公與大夫則相繼而東位正相配地始可容也尊之左右既無地可以席介自當席于西序而與主人相對矣介之位不繼于賓所以伸賓之尊也**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席衆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衆賓之長三人也楊氏復云鄉飲酒禮注席賓于牖前似同而實異賓席在房言之則室前之中爲中此乃王位設扆之處自中以西便爲西北又是牖前如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是也以大

夫士東房西室言之房室之間爲中故戶西牖東西北之位家鄉國皆以爲重士冠禮子筮于戶西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鄉飲席于牖前鄉射賓席在于戶牖之處名雖不同皆是一義鄉飲雖是牖東也蓋戶西牖東正西北之賓位也士冠禮子士昏禮婦亦在此位敬禮之如賓客然所謂醴于客位者也若牖前則近于西北隅矣果賓席在牖前則三賓當如鄉射記東面北上今經云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賓席決不在牖前明矣雖然此特以鄭義也又案陳祥道云鄉飲酒薦脯醢由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也脡出自左房夫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鄭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敖氏云屬連接也必不屬者爲其升降皆由下也以是觀之則賓位在戶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閒明矣此席亦東上凡席皆有司設之郝氏敬云古者大饗必於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亦與在廟殊餕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

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方氏苞云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彼州民習射故席相屬以示鄉黨齒讓之風此國興賢能故不相屬以彰朝廷尊賢之義又於此經見鄉射之賓相屬于鄉射見此衆賓之席亦繼而西也姜氏兆錫云鄉飲酒席位經無明文注蓋據鄉飲酒義而言也但鄉飲鄉射之席賓與衆賓之席皆相繼而不屬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者參互推之可見非有殊禮也所以鄉射言繼而西而鄉飲言皆不屬者鄉射單以賓與衆賓言之故言繼而西而鄉飲合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凡十字爲句則賓與衆賓雖不屬而自相繼主介一東階一西階則不相屬而亦不相繼矣而賈疏於句讀有差因於義釋有誤乃謂賓以將貢于君有所殊別故衆賓之席不屬而不相繼也疏矣秦氏蕙田云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賓長三人卽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主於興賢賓則賢能中尤異者故特貢之衆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盛氏世佐云此節當以乃席賓三字爲句主人介衆賓未安經但言席賓而不言位面以見于鄉射禮者可參考

也鄉射無介注知介席在西階上東面者以少牢下篇席侑之處見之也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此則云不屬者興賢大典所以殊異賓于衆也皆者皆主人介衆賓也主人也介也與賓之席遠矣云皆不屬者詞雖總承而意則專主於衆賓也敖氏謂爲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說皆未得經意當以注疏爲正但注家誤看經文皆字謂衆賓皆獨坐則猶未盡也經意蓋謂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於賓耳非謂衆賓各不相屬也賓是所興賢能之人故別異之彼衆賓者既不得與於貢則其德故相埒也焉得人人而別之乎又案古人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東西偏曰房室與房皆有戶室又有牖戶在東而牖在西戶牖之閒堂之中也故古人重之室之有東西房者則以牖前爲賓位取其在西北也司几筵所云是也室之有東房而無西房者則以戶牖之閒爲賓位亦取其在西北也士冠禮所云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以其私家言之也鄉飲酒行禮于庠鄉射于序庠序皆學舍與私家之制異安見其必無西房乎陳氏祥道之說極爲有據然此注又云賓席戶牖之間而曰席賓牖前則鄭氏固未嘗謂其無西房也若西房則牖前乃堂之西北隅賓既席于此則賓西更無

容席之地不得云衆賓之席繼而西矣惟有西房故賓席雖在室之牖前而其西尚可以容衆賓之席也然則此注所云牖前與司几筵所云牖前其實無以異也楊氏因陳氏之言而疑鄭氏大夫士無西房之說之誤始未明於庠序與私家之異歟經義聞斯錄曰注云賓席牖前不知何本或曰牖在戶西賓席牖前正所謂坐賓于西北也特古人賓位以戶西爲正士冠禮醮子筵于戶西而記云醮于客位燕禮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是也射義云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考鄉射禮席賓西南東上注云不言于戶牖之間此射于序序無室故不言戶牖然賓位正中卽此可見鄉飲酒在鄉學有室賓席在戶西必然矣乃以爲牖前非自矛盾乎揣鄭氏之意不過欲會通鄉飲酒義之文耳然鄉飲酒義皆約略之語賓居戶牖之閒衆賓之席繼而西大勢在堂之西北卽謂之坐賓西北奚不可者曰鄉飲酒之位似與鄉射微有不同鄉飲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鄉射則無介衆賓之席繼而西亦其一也鄉射賓在戶西尊在賓東遵在尊東鄉飲賓在牖前遵在戶前尊在遵東若有諸公則大夫又在尊東鄉射言儐入序于賓東鄉飲言席于尊東固不得以鄉射之位爲卽鄉飲之位也注說必有所受先儒又謂賓在戶牖閒主人

自阼階上望之若柱西北誠如是則介正柱主人之西大夫正柱主人之北何以一曰西南一曰東北邪案此節盛氏駁郝氏姜氏析句之非竊謂盛氏亦未爲得也考注云席敷席也則以乃席爲句賓主人介賓之席爲句上席言敷席下席言其人所坐之席二席字皆總賓主人介衆賓言之皆不屬焉句亦總承賓主人介衆賓也鄉飲著之鄉射不言皆不屬而鄉飲著之互相見也賓主人介席之不屬其事易明衆賓之席或有疑其相屬者故注以皆獨坐明之是衆賓三人其席亦各不屬也說者多不得其解而妄駁之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柱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

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柱西上也肆陳也

〔疏〕正義曰設尊之例詳見士冠禮房戶間吳氏澄云東房之西室戶之東柱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也方氏苞云房戶間東西之度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北淺深之度具見矣賈疏冠醴子昏醴其質冠醮子及鄉飲鄉射特牲少牢尊皆柱顯處見其文非也房中戶外辨于賓賓親酌與否與冠昏洗柱北堂故尊于房中以便事也房中北堂皆婦人所有事醴唯一舉使贊者洗酌以授賓于戶外可耳醮則三洗三酌賓皆親之使賓數出入于房中北堂則幾於瀆矣鄉飲鄉射獻酬皆柱堂階自無尊于房中之義特牲少牢則尸祝賓侑主人主婦之籩豆鉶羹皆陳于房而主婦宗婦贊者女賓皆立而待事故尊于戶外寧使主婦時出而酌獻無算而可使入酌得主入于房戶況衆賓衆兄弟之獻酬無算而可使入酌于房中乎凡此皆禮之曲義汩之斯禁有玄酒柱西李氏如圭云凡尊必尚玄酒大夫尊用棜士用禁禁斯禁卽棜也無足似棜故謂之棜士者之左爲上尊尊南嚮酌者北面故西禁有足少儀曰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南嚮酌者北面故西爲上也吳氏澄云斯禁一名棜長四尺廣四尺二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棜士用禁北面設尊之酒柱左柱酒尊之西面也設篚于禁南東肆李氏如圭云東肆者篚首柱西向東陳之敖氏繼公曰設篚于禁南其閒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東肆放尊之西上也凌氏廷堪曰凡堂上之篚所以實獻酬觶也鄉飲酒禮設篚于禁南東肆上之篚柱尊南東肆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篚柱其南東肆鄉飲酒主人獻賓坐取觶於篚降洗此堂上之篚也通洗南面坐奠觶于篚下此堂下之篚也賓酢主人亦用此觶主人受酢畢奠觶

于東序端主人酬賓坐取觶于篚亦堂上之篚也此觶賓
奠于薦東不舉主人獻介仍用前東序端之奠爵獻介畢
分降洗升授主人實爵于兩楹之閒主人實爵自酢畢奠此
爵于西楹南及獻衆賓仍用此西楹南之奠爵獻衆賓畢
主人始以此爵降奠于篚此則堂下之篚也鄉射主人獻
賓畢奠爵于序端酬賓後即取序端之爵獻衆賓無介故
也餘皆與鄉飲酒同鄉射主人獻賓坐取爵于上篚以降
疏云凡取爵于篚以降者皆是上篚鄉飲酒不言上者文
略也燕禮堂上不設篚雖膳篚亦在堂下也又曰鄉飲酒
記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楊氏復曰上篚爵三觶
也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觶酬賓一也下篚
觶四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觶二也二人舉觶
爲無算爵始四也敖氏云上篚爵三觶一下篚觶三說與
楊氏異蓋謂一人所舉之觶旅酬畢則仍奠于下篚至二
人舉觶時再取之故云下篚觶三也又云既獻工則奠于
上篚既獻笙則奠于下篚加二勺于兩壺敖氏云記云尊
綌幂賓至徹之則此二勺皆加于冪上矣亦與祭禮微異
張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各一也斯禁以承壺玄酒在
酒之西設篚貯爵在禁之南向東陳之其首在西壺各有

勺以備挹酌注云禁斯禁禁刻地無足者吳氏廷華云賈
疏引玉藻大夫側尊用梲士側尊用禁注以梲爲斯禁引
禮器注又以斯禁無足似梲士側尊用禁注以梲爲斯禁
無足據此則斯禁卽梲本大夫器注以士所用之禁解大
夫之斯禁則似同一無足矣疏謂鄭以大夫士雙言之者
此也據特牲禮曰壺禁是禁也記則曰梲禁則又是斯禁
兩說不符故彼注謂祭尚燕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
也愚案禮器云禮有以下爲貴者天子之尊廢禁大夫士
梲禁所謂廢禁者蓋合禁與斯禁並廢是尊爲最下梲雖
無足然尊之下尚有梲比廢禁者爲稍上故大夫用之禁
有足則又上矣故士用之所謂以下爲貴也若如此疏同
名梲禁之說則混梲禁而一之既與玉藻大夫士之說不
符又與禮器以下爲貴說不符若以禮器玉藻爲不足據
則少牢禮曰梲特牲禮曰禁此則經之可據者不得因特
牲記梲禁說遂謂禮器亦同名梲禁也況據少牢疏謂特
牲用梲仍云禁蓋因彼記與經不符故曲爲合一之解若
謬矣至豐與舟之說據燕禮云公尊瓦大兩有豐形似豆

疏以爲尊下臺若今時承盤蓋亦楶棊之類則與禮記廢禁之說又不符矣褚氏寅亮云記言賓至而徹幕少牢禮尸卽位而徹幕其節一也第此則覆幕而卽加勺彼俟徹幕而始加勺爲少異耳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洗東西當東榮水

枉洗東簷枉洗西南隅荣屋 疏正義曰設洗之例詳士冠禮張氏爾岐云南北以堂深謂以堂廉北至屋壁之遠近爲洗去堂之遠近也疏云假令堂深二丈洗去堂亦二丈以此爲度是也堂上設簷此復設簷者上簷所貯三爵每一爵行畢卽簚下簷且貯餘觶也高氏愈云此時堂上堂下設凡二簷上簷以貯爵觶凡獻酬者於是貯之下簷則虛設之凡以虛爵降者則實之於其中也凌氏廷堪云釋例曰凡堂下之簷設于洗西南隅鄉飲酒禮簷枉洗西南隅堂下又設簷者也士冠禮醮用酒洗有簷枉西南順注簷亦以盛勺觶陳于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燕禮簷枉洗西南隅設膳簷枉其北西面注隅陳也膳簷者君象觚所饌也亦南陳言西面尊之異其文大射儀簷枉洗西南陳設膳簷枉其北西面注或言南陳或言西面異其文也疏云洗

簷言南陳亦西面膳簷言西面亦南陳特牲饋食記簷枉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觶四少牢饋食禮設于洗西南隅此皆堂上不設簷而但于堂下設簷者也燕禮大射二簷皆枉堂下盛氏世佐云二簷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簷輕不用爵也考楊信齋謂鄉飲上簷爵三觶一是上簷亦盛觶也特牲記下簷實爵二是下簷亦盛爵也盛氏之說恐非葢鄉飲鄉射賓主皆尊禮盛故堂上堂下並設簷燕禮大射君燕其臣禮殺特牲少牢祭畢而飲禮更殺故僅設堂下之簷歟

右陳設

羞定 肉謂之羞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肉孰卽定止不敢煩勞賓故以羞定爲速賓節也○注云定猶孰也 疏羞謂之羞者爾雅釋器文敖氏謂肉與湑同枉鑊故謂之羞云定猶孰也者王氏逋聞曰定者成也言成孰也淮南天文訓秋分而禾蓁定高注曰定成也晉語謀既成矣韋注曰成定也孟子荀爲不孰趙注曰孰成也是定成孰三字同義故曰定猶孰也案漢儒訓詁凡云猶者皆通其引申之義也定訓爲成成訓爲孰孰與定義稍隔故云猶以

通之也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荅拜還賓拜辱速召也還猶退[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拜辱即拜送也聘禮使下大夫至賓館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二處賓皆不拜送者以賓遂從之也此處賓不遂從故仍主人之來速也下拜辱拜送也於其還而拜以送之也亦如戒賓之儀注云速召也者敖氏云召之而云速者欲其來之速也云還猶退者戒賓節云主人退賓拜辱此云還猶彼之還也介亦如之如速賓也[疏]正義曰注速賓校勘記徐本集釋俱作賓速○敖氏云眾賓亦戒速而唯言賓介者亦以主人親爲之其禮重故著之爾蔡氏德晉云介亦如之人速賓及眾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眾[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鄉飲酒義曰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則眾賓主人不親速方氏苞云戒與速注疏言及賓門而不言其所賓或取於一黨一庠之中而眾賓散布五州二十五黨之內若戒宿于其家不惟異黨異州之士不能羣萃以待于賓之門如賓介各處一偏則亦不能同日而戒況義定而後速乎其法必州黨之師賓介之當與眾賓之觀禮者前期聚於某州之序而後鄉大夫就問焉及期則賓介眾賓次於近序之庠故可俟義定鄉大夫躬速而賓及眾賓皆從之也鄉大夫以六卿攝不能親主人一一相教事且以便學子傳各近其家而省勞費耳

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主人之吏[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于羣吏中立一人以相禮與之迎賓于庠門外方氏苞云主賓之禮交擯傳辭故聘禮上介問下大夫尚以三介從鄉大夫之命而相厭以入無辭可傳若陳擯以臨之則非降尊以下賢之義故惟用一相也其不用擯而曰相以主于相禮非援賓鄉大夫不可以獨出與賢士接又不可使胥史間廁故惟以相禮者從又曰賓主歐酬進退拜興之節會有目視不能及者皆相者詔之故於出門迎賓特著一相此文其禮皆目視所能給擯者特傳詞耳敖氏曰拜介亦再拜文省耳方氏苞云敖說非也介于戒速禮壹同于賓故並曰介亦如之惟迎賓再拜而介一拜故特文以著之異之以示爲國遜賢之序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注云相主人之吏正義曰云敖說非也介于戒速禮壹同于賓故並曰介亦如之惟迎賓再拜而介一拜故特文以著之異之以見用貴下賤之常迎於公所故注云相

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敎民之職在鄉則掌于州長黨正以下而統于遂大夫治民之官卽敎民之官非若後世守令之外別有敎職也主人鄉大夫也自州長以至比長皆其屬吏此相恐是擇州長中一人爲之周禮州長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則相主人者舍州長而誰學中有司如樂師大小胥之屬於國學則有之鄉學則未之前聞也揖衆賓

疏正義曰注云差益卑也拜介揖衆賓皆西面南面正賓一拜介是介差益卑於賓此於衆賓不拜而揖是衆賓卑於介益卑於賓也方氏苞云祭祀之衆賓半主人之屬吏而主人拜送于門外飲射之衆賓終不拜送始則揖之而使自入何也祭者主人之私事故大夫雖尊衆賓長之獻則交拜焉衆賓之出則拜送勞同之于賓所以報其勤也興賢能教射則國政也賓介乃德行道藝之選以尊賢而衆賓於賓所以厲其德行道藝也然皆得獻之以其亦後此之賢能又所以別之於有司贊者也云拜介揖衆賓皆西南面者李氏如主人揖衆賓皆東面北上

先入揖揖賓也先入入門而西面疏正義曰注揖賓也校勘記云揖下要云庠學唯有一門主人導賓先入至內雷西面待賓敖氏云不言入門右可知也亦以賓入門左見之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又曰衆賓皆入左無門疏正義曰注云皆入門西東面者鄉射禮云東面北上此不言東面故注補著之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者方氏苞云唯鄉飲酒鄉射賓介衆賓皆鄉大夫州長所治所敎之士民也故主人先引而相引以從之非主賓之常禮也賓主獻酬交拜無少退之禮亦唯鄉飲酒鄉射有之何也學士見賓禮以致身故重其禮以答主人主人得賢才以報國故重其禮以屬賓也鄉射之禮雖較輕於興賢能然獨立一賓而無介故賓主之交相重不異賓與亦所以淬勵羣士觀示鄉民也君臣之禮更嚴於師長而燕無此儀何也燕禮之主人代君獻也若賓見其拜而少退則疑於當君之禮矣賓之拜拜君賜也若主人見其拜而少退則疑於代君受禮矣故主人

之無變乃自比於舉觶賓之
既曰介厭衆賓入又曰衆賓
賓而衆賓序入不復自相厭
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可與
曰揖引手曰厭士冠士昏鄉
皆行聘禮公揖入及君與賓
公食大夫及廟門公揖入賓
階皆推手曰揖也鄉飲酒迎
入衆賓皆入門左獻畢一人
公厭衆賓升鄉飲無介餘同
司儀文三揖土揖庶姓時揖
云士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
以推手曰揖引手曰揎故爲
飲酒疏云厭字或作揎字者
或作揎字似是注文今注無
大祝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
射注揖厭今文皆作揖揖厭
矣又鄉飲酒疏引手曰厭者
之別也胡氏承珙云段氏玉
家語注云兩手薄其心古文
禮揖厭分別今文禮厭皆作

揖鄭不從之而禮經有厭譌作揎周禮大祝疏竟作引手
曰揎斷不可從承珙案疏云厭字或作揎字者古字義亦
通也詳此疏意葢注文本有
云引手曰揎鄭司農注周禮
厭之或字說文揎舉手下手
葢揖則舉手而推之揎則舉
禮古文厭說文小篆作揎
作厭以揎爲或作而不從今
著胸曰揖案此一曰以下七
攘也攘下云推也正與鄭君
字當之不應揖下忽有手著
許從今文不從古文是以推
揎當從字林爲舉首下手謂
肅拜漢人曰揎亦非是案說
近故段氏以厭爲卽尚書大
說文厜一指按也指按而下
廣雅釋詁厜按也荀子解蔽篇厥目而視者注厥指按也
文選笙賦厥焉乃揚注厥亦
用之證聲轉作揎故禮經別
也義不可通段氏說文注依
左傳成十六年釋文引字林

儀禮正義 卷五 鄉飲

改作舉首下手似覺可從鄭司農注肅拜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漢人謂俯首下手之拜如揖故許君據以解揖說文於周禮多從先鄭說也非以揖即禮經之厭也禮經今文皆作揖而義或有別說文揖攘也攘推也此推手曰揖之說也一曰手引手曰揖之說也許君於禮經多從今文可證者不一而足今文於推手引手段說似未可非鄭君則以揖厭無別故從今文作厭許鄭於禮經所從本有異也云衆賓皆入左無門者今文蒙上門左之文而省下門字鄭以無門則文不成義故亦不從之蔡氏德晉云門左謂門西入門北面以西爲左北上賤尊也賤入門內主人先以賓升介及衆賓皆止於所立之位北爲尊乃以介升介酌後乃以衆賓升

讓主人升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疏）正義曰揖校勘記云張氏曰監巾箱杭本陳皆作楣自嚴本以後始正作陳疏引爾雅陳堂塗也從嚴本案通典作塗塗即堂塗也雖不如陳字之古其義則同　褚氏寅亮云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面面賓東面是相鄉也俟介及衆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相背即注所云將進揖也主人東行至阼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面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遙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主人升賓升李氏如圭云主人尊升一等賓乃升也賓亦俱升主人與賓揖而序立案主人升賓升一等賓升以主人大夫尊也賓升李氏敖氏張氏皆據鄉射禮主人升凌氏則謂經文但此賓主不敢而亦俱升者盛其禮尊賓使與敵者同也考禮經主人先升賓後升者多著一等字此經主人升賓升平列與士昏禮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文同其爲俱升可知凌說是也釋例詳士冠禮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者張氏曰陳堂塗也東西兩向堂之塗也凌氏曰將進揖即入門將右曲揖也當陳揖即將北曲揖也陳與門不相直故入門必再曲然後當陳禮言三揖義不異也

右速賓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至以爵降奠于篚言主人獻賓介衆賓之儀凡六節○蔡氏德晉云坐跪也古人席地陳設取爵奠爵必跪淩氏釋例云凡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拜執爵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牲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蓋丈夫之拜稽首頓首也空首也皆屈膝故必坐而奠爵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笲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又贊醴婦婦降亦東面坐啐醴建柄興拜是婦人之拜則興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酢左執爵拜主人荅拜有司徹主婦受尸酢立卒爵執爵拜尸北面荅拜注執爵拜變於男子也是婦疏云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是婦人拜則執爵也蓋婦人之拜肅拜也不屈膝故必興兼可執爵拜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荅拜此丈夫之拜亦興而後拜然則舅荅婦之拜其亦肅拜歟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丈夫亦有之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郤肅拜也又婦人之拜不跪見於禮經

宋王貽孫以爲始於唐武后時非也案取爵于篚敖氏云取爵蓋北面也降洗蔡氏云降東階往洗爵也韋氏協夢云降洗亦題上事也坐取必興而後降不言興者文略賓降從主人也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降而階從主人也韋氏協夢云以主人爲己而降己不敢獨安於堂上也淩氏釋例曰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鄉飲酒禮主人獻賓取爵于篚降洗主人降卒洗賓降升主人卒觶復降洗賓降如獻禮主人獻介降洗介降介酢主人降洗主人降卒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如主人禮主人酬賓降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賓亦降賓酢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鄉射同惟無介燕禮主人獻賓降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賓降賓酢主人賓以虛爵降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主人酬賓主人降洗賓降大射同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降洗尸侑降主人受尸酢尸降洗主人降自阼階卒洗升復降盥尸侑降主人降主人酬尸降洗爵尸侑降卒洗尸升侑不升主人先卒觶降洗尸降聘禮介面卿介降拜大夫降辭此皆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也有司徹祭畢主人降主人酬尸降洗爵尸侑降卒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則尸侑皆賓不似正祭時尸尊故亦與主人皆降如鄉飲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不備升降之禮者衆賓卑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不降

者公尊也公食大夫禮公降盥賓降公辭賓主不敢亦降
者主君尊賓也主人獻卿獻大夫皆云主人洗升不云降
者蓋卿大夫之位本在堂下主人酬賓之後亦降復位也
獻士獻庶子不備升降之禮者卑也有司徹主婦獻尸洗
于房中不降者婦人之禮變於男子也聘禮歸饔餼聘賓
賓使者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注止不降使之餘尊疏
云凡賓主敵體之法主人降
使之餘尊當降而不降注蓋
君之餘尊故不降疏但覆述注
文而已未能發明餘尊之義也**主人坐奠觶于階前辭**以
己事煩賓也事同
曰讓事異曰辭疏記云張氏云監及巾箱杭本曰作月
從嚴本○敖氏云賓從降而主人辭亦尚辭讓也奠觶乃
辭者事異則不宜相襲且爲敬也而面坐奠觶與辭蔡氏
德晉云主人臨階跪而**賓對**對荅也賓主
奠觶起而辭賓之降疏正義曰敖氏云對時亦少
進位下文云賓對復位是也韋氏協夢云賓對
對以己當降也主人不再拜從降非崇禮也**主人坐取**
爵興適洗南面坐奠觶于篚下盥洗已盥乃洗觶致潔
敬也今文無奠疏

正義曰適洗南面敖氏云南面坐于洗北乃奠觶于篚南
不敢由便也篚下李氏如圭云篚南也未洗奠觶于篚下
已洗奠觶于篚張氏爾岐云篚下當篚之下非于篚也盛
氏世佐云此篚謂堂下洗西之篚王氏引之云注不言篚
下爲何所敖繼公以爲篚南其說曰南面坐于洗北乃奠
觶于篚南不敢由便也案如敖說主人在洗北固不敢由
便而奠觶于篚南賓在洗東亦當不敢由便而奠觶于篚
北而燕禮大射儀竝云賓洗東亦當不敢由便而奠觶于篚
篚南賓在篚南而奠觚卽于篚下鄭注篚下
篚南彼又何以由便乎賓敢
由便而主又何以不敢由便乎案主人奠觶于篚下謂篚
北也蓋篚在洗西主人適洗南位在洗北而下句遂云坐
奠觶于篚下則亦在篚北矣此及鄉射禮竝云賓進東北
面辭洗鄭注鄉射禮曰言東北面則位南于洗矣洗與篚
東西相值賓東北面于洗篚之南則主人南面于洗篚之
北身在篚北而奠觶于篚南取觶適洗北面坐奠觶于篚
下與盥洗鄭注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
下爲篚南主人適洗南面則篚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篚
來主由內出也篚在洗西賓北面于洗南則左手近篚奠
于篚南者當以左手主人南面于洗北則右手近篚奠于

篚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
敬也者張氏爾岐云盥洗者盥
也下文因賓辭復置爵而對對
夢云盥洗爲洗而盥也其實此時亦未洗盥洗葢立而盥
也下文云主人坐奠爵于篚則此時立盥明矣案盥洗例
見士冠禮云今文無奠者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坐取爵
與適洗南面今文蒙上爵字但云坐奠于篚下注當云今
文無奠下爵傳寫脫下爵二字鄭以上文主人坐奠爵于
階前下文主人坐奠爵于篚皆有爵字故從古文若無奠字則坐爵連文不成辭矣賓進東北面辭洗

注云已盥乃洗爵致潔
必進東行示情〔疏〕正義曰注云必進東行示情者張氏爾岐云
東北向主人辭洗示情者示謙下主人之情也敖氏臼進
序至主人擬洗爵乃進而東行東行以辭吳氏廷華云賓西序南東向與洗尚遠東行則仍在東序之南尚在洗北如何得北面辭洗則所謂進者
謂南行也所謂東者謂南行直洗西南乃東行至洗南北面辭也程氏瑤田云鄉射禮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賓主階下立位據士冠禮云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主人位也賓辭直西序東面此賓位也冠禮之賓位即此經下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者也賓主兩位必相對曰階下曰賓降則其位皆不宜遠於階豈或南於洗乎且賓介衆賓遞厭而入門左曰北上者葢旋而東面主人是時亦必旋而西面賓主相向而立此位葢當門內雷入門北行至此卽止而旋其面曰左者對主人在右言之非至此又折而左行也立說然後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是時介與衆賓依然立當內雷及主人獻賓酬禮畢然後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曰如賓禮者當亦降而至內雷三揖三讓而升也由是言之揖讓之先其位不得北而至於洗南階下之位亦必不能南過於洗曰東北面者辭洗必北面洗在阼階東賓位在阼階西故必東行將近洗乃旋而北面非必位在洗南也

主人坐奠

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疏〕正義曰此奠爵于篚爲將洗而致敬也當西序東面節也下文云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方氏苞云但云當西序東面猶未見南

北之節也上言賓進東北面辭洗下言主人坐取爵沃洗者面北面則知賓階下之位即洗之南矣葢主人南面而洗賓空面向之不安退立其後也韋氏協夢云前主人奠爵于篚下者爲將盥也既盥則主人取爵以興而將洗因賓進辭洗故又坐奠於篚中而興對也高氏愈云主人將辭降不即辭必俟奠爵乃辭之賓辭洗不即對必俟奠爵乃對之葢古人行禮其舒徐鄭重如此程氏瑤田云此初次取一爵於堂上之篚也洗當東榮更在東序之東主人降洗故有事於此非其位也主人降即適洗卒洗即升不即其位賓降待事故先即其位及進而辭洗乃又復位俟主人卒洗然後俱升也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面北面

沃洗者主人之羣吏〔疏〕正義曰敖氏云沃洗謂以枓斟水而沃洗爵者也沃洗者先亦沃盥張氏爾岐云古人盥洗並用人執器灌沃下別有器承其棄水故別有沃洗者面北面敖氏云面北面空鄉洗者也既則面面於水東主人南面洗而面北面沃此則北面洗者其面南面沃之歟吳氏廷華云沃洗者面北面以洗者南面也主人南面洗以賓復位當西序東面在洗篚之南也鄉射則無之何也鄉射之

賓或以公士則州長之匹儔也獨立一賓即彼諸州之君子及羣士必德行道藝適出於衆者主人執自洗之常禮可也鄉大夫則國卿也雖親洗以下賢能而別有沃洗者使衆著於貴有常尊之義也至於冠則贊者洗酌而賓不與以賓乃冠者之父行不唯洗不親酌亦不必親也輕重之權衡蓋如此

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

〔疏〕正義曰注古文壹作一〔疏〕本互易集解通解要義俱與今本同張氏爾岐云經云壹揖壹讓升當在上從經案張氏云從經則非有別本可案也通解似即依張氏而今本又依通解耳案古文壹作一鄭注屢見皆壹在上一在下此處獨異徐本誤也云俱升案上文主人先升而賓從之諸家皆從其說非是古文壹作一詳士相見禮凌氏廷堪已謂主人先升而賓俱升也敖氏釋例曰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賓升又降盥賓降主人獻賓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辭降如獻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如初升降盥如主人之初禮賓降主人酬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卒解說又降洗賓辭降如獻禮升鄉飲酒鄉介鄉射獻遵皆揖讓升降洗如賓禮升不

盥不拜洗殺於賓也特牲主
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是
人獻賓賓酢主人降洗降盥
酬賓降洗卒洗亦揖升不讓
故揖讓俱升燕禮大射則宰
也公食大夫卒盥壹揖壹讓
故公先升也有司徹主人降
經但云揖不云讓禮殺也鄉
升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卒洗
皆不揖不讓禮又殺也燕禮
揖讓者盛禮不枉已也至於
鄉飲酒鄉射主人獻長賓卒洗
面當序東面獻介畢介降立
受者三人畢降復賓南東面
於賓南獻衆賓畢賓降立于階
至一人舉觶時始揖讓升蓋
介亦壹揖壹讓也

人坐奠觶遂拜降盥 復盥爲
手坋汙疏洗也張氏爾岐云因事曰
遂主人坐奠觶因不起而遂
李氏如圭云將獻賓拜手坋
者爲將酌也既拜而盥爲拜
內則凡男拜尚左手蔡氏德
晉云復降階盥手爲將酌酒

賓拜洗主 介

也高紫超謂因洗齊而盥雖盥而如未盥
者故此將酌酒於賓復降盥以致潔誠也

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 疑讀爲仡然
從於趙盾之仡兩仡字徐本
自定之貌疏正義曰注仡然
氏曰公羊注仡然勇壯貌鄭所據公羊作疑然乃立定之
貌不取勇壯義葢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疑然
立自定之貌然徐葛閩本集釋通解俱作正與疏合張氏
曰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獨監本正作止鄉射注曰疑止
也諸本皆同案士昏禮注曰疑正立也傳寫者誤以二正爲止竝從士昏及公食大夫
注曰疑正立也傳寫者誤以二正爲止竝從士昏及公食大夫
大夫禮 云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疑正立自定之
貌者案公羊宣六年傳云仡仡然勇貌鄭所據公羊本與何異仡然作
而立何休注仡然壯勇貌鄭疑然後乎作從於段氏玉裁曰說文匙未定也未爲衍字
疑然後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
大雅麃所止疑傳疑定也箋止息鄭於士昏禮云疑正立
自定之貌於鄉射禮云疑正也有矜莊之色與此而三此
三疑字皆卽說文之匙非說文訓惑之疑學者仞匙爲疑
因於許書定也之上增未字矣胡氏承珙云段以說文之

匙卽大雅止疑亦卽此經疑甚是故鄭注鄉射禮疑止也直訓疑爲止然正立亦是止義故注士昏禮及此鄉飲酒禮又皆以疑爲正立自定之貌不必概從鄉射禮注改正爲止至以疑止爲句絶立自定之貌別爲一句則於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爲不可通矣案公羊傳上言疑然下言立與此經疑立同意亦止立自定之貌何氏謂佇然勇壯貌鄉射禮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勇壯與矜莊義亦相近疑爲匙之假僭卽讀爲疑疑惑疑惑之疑故讀誤認爲疑惑疑惑之疑故讀從公羊以明字之假僭也

西北面獻賓 獻進也進酒於賓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實於薦也取薦實酒獻必西北面其就席受薦故西北向之也吳氏廷華云尊酒在席東與席並主人實薦來席前故曰西北面也賓在西階上而獻於席前者席以尊賓故西向少南遂西北面也賓在西階注云獻進也獻酒於賓者凌氏曙謂之獻此燕飲之始也鄉飲酒禮主人坐取薦實之賓之前西面獻賓注獻進也進酒於賓鄉射禮主人坐取薦

主人坐取薦實之席前

實之賓之席前西北獻賓注進進於賓也凡進物曰獻燕禮大射儀主人酌膳筵前獻賓賓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主人獻賓士虞尸主婦亞獻尸賓長三初獻尸此皆獻禮之最尊者也鄉飲酒主人實薦介之席前人實薦席前獻大夫燕禮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又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有司徹主人主婦三獻酌獻侑此獻之次焉者也鄉飲酒鄉射主人升實薦于西階上獻眾賓燕禮大射儀主人獻大夫獻士于西階上獻庶子于阼階上又其次焉者也鄉飲酒升歌三終主人獻工笙奏三終主人獻之于西階上鄉射合樂後獻工獻笙燕禮升歌畢主人洗升獻工笙于西階上大射儀升歌洗升獻笙于西階上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獻用鹿鳴三終主人獻工鄉射次射獻釋獲者大射儀次射飲不勝後司馬正獻服不司射獻釋獲者士虞特牲少牢獻長兄弟眾賓眾兄弟內兄弟及有司徹獻內賓于房中獻祝及佐食特牲祭畢獻賓獻私人于阼階上皆執事之人事之大者主人皆獻之其餘至旅酬無算爵乃得與也又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獻用觚大射獻服不用徹禮殺故也又案主人獻賓正禮也鄉飲酒之

獻介獻衆賓遵者入公如賓大夫如介鄉射之獻衆賓獻遵燕禮大射之獻公卿獻大夫庶子皆次於賓者也又燕禮大射之主人獻公者尊公不使與賓同也士虞特牲少牢之三獻此室中事尸之禮不與賓客同唯有司徹之尸侑乃賓尸于堂之禮始以賓客事之尸如賓侑如介也合樂畢獻工及笙猶之禮之獻祝及佐食也非賓主人正禮矣祭禮之獻賓及衆賓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衆內賓及私人亦此類也聖人之心精密如此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少遊釋文徐葛閻本通解敖氏俱作辟張氏云鄉射經曰主人少退注曰少遊猶少遊也經又曰賓少退注曰少退可逡遁也案釋文少退少逡遁皆作小蓋鄭氏以小稱少改作小從釋文案遊張本亦作辟至監本始作遊而毛本因之陸氏云辟婢亦反一音避然則辟字原有兩音其音婢亦反者即辟易之辟也今竟改作避又仍依通解音曰辟音避瞥亂之甚○敖氏曰主人西階上而主人乃少退則是凡拜皆有相之者矣蔡氏德晉云賓先拜而後敢受爵敬主人之至也主人少退以執爵不得荅故少逡巡退遊也方氏苞云獻則主賓皆少

退酢與酬皆於拜受爵時少退禮備於初以漸而殺也拜受爵時既少退則拜送爵無庸再退矣

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階上位

疏正義曰賈云鄉射云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張氏爾岐云賓進席前受爵復持此爵還西階上位方氏苞云主人拜送爵轉在賓拜受爵之後何也爵既賓而以授之非若未洗之先既受故受者必先拜而後受授者必既受而後拜尊如尸貴如君其禮則同酬則先奠爵而後拜自酢亦然以其爵乃自飲而不以授人也舉觶騰爵亦奠於薦側而不授蓋燕與大射乃不敢煩君之受而鄉射飲酒因用於賓大夫以致異敬故賓大夫必辭而坐受以示不敢當也案主人拜送爵賓在西階以執荅拜故亦少退高氏愈云此主人獻賓第一爵薦脯醢薦進也進之者主人有司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薦之席前注云進主人有司也**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疏正義曰注升由下也校勘記云由下通典作猶上○席疏方氏苞云自西方乃不與主人背淩氏曙例云凡賓

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西方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大夫升席注大夫升席由東方遵升席自東方也鄉飲酒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席自南方鄉飲不云自南方文不具也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旅酬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經悉與記合燕禮大射但有升筵降筵之文不云升降自何所蓋以禮已具於鄉飲鄉射故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升筵自西方主人酌酒同蓋祭畢儐尸筵尸于戶西南面如鄉飲酒之賓筵侑于西序東面如鄉飲酒之介侑以輔尸如介以輔賓也侑主人降筵皆自北方與鄉飲酒異者少變於飲酒同也侑主人降筵皆自北方與鄉飲酒之賓筵侑于西序東面如鄉飲酒之介侑以輔尸如介以輔賓也故主人升筵自北方亦與鄉飲酒正禮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降席注皆云降席席西也是賓升降皆自西方然則遵升降皆自東方歟注云升由下也者賈疏云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今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為上也李氏如圭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賓席東上統於主人凌氏廷堪云此注據鄉射經及賓席東上而言鄉飲酒記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席南方升由下降由上此

據曲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謂禮之通例如此也故鄉射禮賓升席自西方注賓升降由下也賈疏不得注意徵引雖繁而膠葛不明今但據見於經文及注者取以為例經注無文者不敢為之說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俎疏正義曰注節折右俎校勘記云右徐葛閩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作枉○凌氏釋例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鄉飲酒主人獻賓薦脯醢主人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介禮鄉射司馬獻獲者司馬釋獲者皆薦脯醢燕禮主人獻公士羞脯醢主人獻卿薦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獻笙舜有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主人獻大夫胥薦脯醢獻笙舜有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獻士士長升拜受觶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幂一人舁獻士乃薦之大射司馬正獻服不有司薦司射獻釋獲者薦脯醢特牲饋食主人獻賓薦脯醢房薦豆籩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主婦獻尸侑不薦者前加糗與腶脩司士羞豕膚而已主人獻尸已薦也但設俎加糗與腶脩司士羞豕膚而已主人獻長賓宰夫薦脯醢是凡獻酒皆有薦也鄉飲酒主

人獻賓獻介俱設折俎鄉
設折俎主人獻公膳宰設
禮卿無俎特牲主人獻賓
設羊俎尸侑豕俎至主婦獻時設
之主人獻長賓司士設俎
者及釋獲者大射獻服不
亦庶子設之禮主於射故亦盛其禮也鄉飲酒賓酢主人
薦脯醢設折俎有司徹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長賓設
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酢所以荅
禮故亦盛其禮與獻同也鄉飲酒介酢主人無薦俎者宰夫爲主
賓酢時已具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無薦俎者殺於尸
人辟君也特牲有司徹主人自酢于賓無薦俎者殺於尸
也特牲主人獻眾賓薦俎設于其位獻長兄弟如眾賓儀
兄弟如眾賓儀內兄弟之儀有司徹主人獻眾
賓其薦脯醢與脅設于其位主人獻兄弟其薦脅設于其
位主人獻內賓獻私人亦有薦脅祭畢行神惠不同於飲
酒故禮雖殺亦薦俎並有也至於士虞禮主人獻祝薦菹
醢設俎主人獻佐食無薦俎特牲少牢佐食皆有俎則此
亦當有之特牲主人獻祝設菹醢俎主人獻佐食無薦記
云佐食俎殺折脊脅膚一離肺一少牢主人獻祝薦兩豆

佐食設俎主人獻兩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間主婦賓長獻
祝皆因主人之薦俎蓋祝事神故盛其禮薦俎並有佐食
事尸故殺其禮有俎而無薦且正祭之獻亦非飲食之通
例也於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善也嘉薦謂脯醢脯
薦者指脯醢也又曰凡薦脯醢柱升席先設折俎柱升席
邊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後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
升席先設折俎柱升席後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
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鄉
賓酢主人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主人獻介薦
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鄉射主人獻大夫乃薦脯醢
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賓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
宰設折俎大射主人獻卿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席後也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侑升筵自北方司
馬設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主婦升筵司馬升
羊俎此祭畢飲酒亦薦脯醢柱升席先設俎柱升席後也
又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賓長設羊俎尸升筵自
西方次賓羞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薦設凡五
事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主人升筵自北方長賓設羊
俎次賓羞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羊燔薦設亦五事
二者皆同惟尸升筵柱設俎後主人升筵柱設俎先爲小
異又燕禮大射賓未升堂之時公已升就席故主人獻公

薦俎皆在升席後也特牲已故主人獻薦俎時無升席之文也至於公食大夫禮設正饌畢賓始升席則食禮異於飲酒之例矣

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

坐坐於席祭脯醢者以右手〔疏〕正義曰敖氏云立于阼階上之東云主人於此亦疑立者蓋敬而不敢必賓之卒爵也凡執爵者皆左手祭薦皆右手例見士冠禮程氏瑤田曰堂上立位賓主皆立于序端主人位在阼階東賓在西階西主人西面賓東面文已見於冠禮是經堂上立位見賓當西序之文不見主人當東序之文于堂上立位見主人阼階東疑立之文阼階東者立于序端之謂也及賓酢主人降洗主人降一則曰主人階東南面辭洗再則曰主人復阼階東西面則主人堂下立位當東序又可知矣然則賓主拜位東西皆在階上上經當端不見者可互足也惟賓主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禮記凡拜北面者是也士冠禮記于西階上荅拜雖因孤子冠而言之然於此發凡是其例矣又案大射儀賓酢主人主人畢賓降立于西階西矣擯者又以公命升賓賓乃升立于西序東面而燕禮射人升賓賓

升立于序內東面皆不云序端者蓋序端乃階上有事之立位今賓已受獻不敢安盛而降復以公命升之是時賓無事矣不得在當事之位

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

興起也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坐紾之乃絕其末嚌嘗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惠氏棟云依疏說則弗字衍文大覩注引此經亦有弗字但此注及疏俱未明弗字之義○李氏如圭云薦西薦右也凡奠者將舉於右少儀云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反之加於俎也卻仰也繚繚祭也絕絕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此賓用士禮故弗繚主人亦從士禮故下祭如少儀曰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敖氏曰執本卻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絕末以祭者絕其末不皮之處所以爲祭也此與振祭之意相類尚左手嚌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末授口嚌之也將祭乃尚左手仰手則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張氏爾岐云卻左手仰其左手也案鄉射禮取矢于楅卻手與覆手對弗繚者直

繚祭鄉射絕祭爲小異耳祭肺用兩手故必眞齊俎高於豆故必興祭用右手執肺本用左手也取肺興祭時乃坐祭畢加俎又興也燕禮大射儀主人獻賓皆眞齊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主人獻公皆云公祭如賓禮唯燕禮膳宰授肺大射儀庶子贊授肺較賓爲隆蓋即周官大祝九祭之共祭也餘皆無俎大射儀主人獻卿而大射儀卿有俎者注謂射禮尊也不嚌者自貶於君至於獻大夫以下亦皆無俎與燕禮同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士虞禮人獻祝祝眞齊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特牲禮主人獻祝又云眞角者文不具也又賓三獻主婦致齊于主人主人左執齊祭薦宗人贊祭眞齊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主人獻賓但不贊祭餘皆同有司徹主人獻尸司馬羞羊肉湆尸坐眞齊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主人受尸酢司馬羞羊肉湆主人坐眞齊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反加于湆俎此祭畢儐尸之禮尊主人故與尸同也主婦受尸酢眞齊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主婦祭肺眞齊爲異耳又不儐尸婦受尸酢與獻侑同惟主

絕末以祭不必繚也繚祭絕祭不循其本但絕末而已大夫以上威儀多乃繚士則否經文言弗繚以賓固士也他事但從士禮注疏獨於此處解作繚祭不敢從盛氏世佐云注之誤枉以尚左手三字連上句爲義以鄉射禮參觀之鄉射云坐絕祭尚左手齊之夫鄉射固所稱士禮也絕祭而不繚者也乃其經亦云尚左手則尚左手當連齊之爲句而弗繚之弗當讀如字吳氏廷華云卻同却編也右手取肺則伸左手不伸而執本故曰卻鄉射肺離上爲本下爲末繚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又鄉射尚左手枉之注云右手枉下絕末也肺離嘗之則尚當作上左手枉上執本右手枉下絕末也肺離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弗撟也又云撟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坐紾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淩氏釋例曰凡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齊祭俎者眞齊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坐左手執本坐弗繚左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薦而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于俎鄉射禮主人獻賓賓坐左執齊右祭脯醢眞齊興加于俎二禮竝同惟鄉飲酒

之禮主婦致齊于主人及賓致齊于主婦皆左執齊右祭豆籩後奠齊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以上竝祭薦者坐而執齊祭俎者興而奠齊葢祭薦祭俎之正禮也注云繚猶紾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紾絕之尚左手者明坐紾之乃絕其末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鄉飲酒爲大夫禮故用繚祭云弗繚也姜氏兆錫云弗葢讀如紼繚之紼拂戾之義凌氏廷堪云說文弗擣也从丿从韋省又丿右戾也經注相證案說文弗擣也从丿从韋省又丿右戾也象左戾也擣舉手也是弗者舉手而有了戾之形繚說文纏也又紾轉也孟子紾兄之臂趙注紾戾也方言軫戾也郭注相了戾也軫與紾音義同是弗繚二字義相通經文連言注祇釋繚不釋弗以其義同也左手執本坐紾之右手乃絕其末以祭而復尚左手以嚌肺尚左手嚌之五字連讀義說是也諸家從此經者多以弗繚爲不繚與注說違異然經明出繚字爲之一間無庸別爲異議也

坐挩手遂祭酒 挩拭也古文挩作說疏挩拭也古文挩作說校勘記云釋文坐挩始銳反拭也注疑說字本作帨故賈疏以內則之帨同今注中無帨字疑說作帨後凡言古文挩作說放此○李氏如圭云挩手爲絕肺染汗也挩手以所佩挩手扪肺不挩手張氏爾岐云坐以帨巾拭手遂執齊祭酒凌氏廷堪云凡祭薦不挩手祭俎則挩手祭薦不挩手說見上祭俎則挩手者考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齊于主婦亦皆祭肺或繚祭或絕祭燕禮者也葢祭肺禮賓三獻主婦致齊于主人及主人獻賓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齊于主人及賓致齊于主婦亦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齊祭酒此見於吉禮者也特牲禮賓三獻主婦致齊于主人及主人獻賓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齊于主人及賓致齊于主婦亦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齊祭酒此見於嘉禮者也特牲禮賓三獻主婦致齊于主人及主人獻賓有司徹不儐尸之禮主婦致齊于主人及賓致齊于主婦亦皆祭肺興加于俎之後坐挩手然後執齊祭酒此見於吉禮者也葢祭肺或繚祭或絕祭燕禮者也葢祭肺或繚祭或絕祭燕禮者也葢祭肺或繚祭或絕祭燕

如賓禮不云挩手與否既云祭如賓禮或亦挩手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辭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此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則燕禮大射公祭俎皆挩手可知矣案挩手之禮爲絶肺染汙也絶肺之後皆無不挩手而祭酒者尊卑當同之也故經不著其挩手之文其有不言挩手者文不具也鄉射司馬獻獲者雖不言奠酒反注如大射則非用一手可知至爵而注云亦二手祭酒授之而亦挩手則士虞少牢有佐食公食大夫禮有贊者授之而亦挩手可知禮以敬爲主挩手所以敬也淩氏之說似未確注云挩拭也疏云內則事佩之中有帨則賓客自有帨巾以拭手也據此似經文挩手字本作帨葢禮經今文作挩古文作帨古文挩假說者胡氏承珙云案賈坐說手鄭從今文故彙古文云帨作說釋文本今文仍作挩與疏本異挩字說文訓解挩與此無涉帨本帥之或字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帨帨本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義具通有司徹主婦坐挩手注云挩手者於帨帨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鄭注內則云當作挩手鄭注少儀引鄉射禮與加于俎坐帨手皆作帨不作挩公食大夫禮賓興受坐祭挩手注挩拭也拭以巾疏云案內則左佩紛帨帨即佩巾而

云挩拭拭手以巾似挩不名巾者本名帨者以拭手爲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據此益知經文必皆作帨手鄭訓挩爲拭古文作說者乃假僭字鄭所不從案此說是也說文挩帨異義帥爲佩巾之本字帨爲帥之或體許君於禮經今文佩巾字用帨從之也許據禮經今文佩巾不得訓拭盡改經注帨爲佩巾鄭此條同解淺人疑於帨字爲挩不知挩巾亦無拭義且以帨拭手謂之帨猶以巾拭手亦謂之巾義本相成也訓詁中此例甚多如幎之本義爲帛書署而以帛署相附即謂之帖皆其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帖幎覆物即謂之幎幎而以帷幔覆物即謂之帷幔義本相成也訓詁中此例甚多如幎之本義爲帛書署而以帛署相附即謂之帖皆其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

興席末坐啐酒

亦云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有司徹皆言帨手注帨拭也帨佩巾據賈氏鄉飲公食二疏知經注皆作帨別無挩字之尾鄉飲酒義祭薦祭酒敬禮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之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注云祭薦祭酒齊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是也啐酒於席末者酒是財賤財之義也放氏曰席末席西端也無後事而啐酒者欲知其旨而告之也淩氏釋例曰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齊肺不盛者

尸受振祭嚌之特牲尸九飯同士虞特牲主人獻祝特牲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祭肺嚌之皆禮之盛者少牢尸十一飯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經不云祭嚌者文不具也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獻侑主人獻長賓皆祭肺不嚌肺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嚌肺不盛者不嚌肺也鄉飲酒遵者入之禮若公則如賓禮啐酒嚌肺也大夫則如介禮不啐酒不嚌肺也燕禮大射之賓也有司徹祭畢儐葅鄉飲酒之賓猶之燕禮大射之賓猶之賓也故皆啐酒嚌肺盛其禮燕禮大射之有遵也諸公爲遵則如賓射之有公亦猶鄉飲酒鄉射禮故亦啐酒嚌肺尊之與賓同燕禮大射之有卿鄉射之有遵有司徹之有侑亦猶鄉飲酒之有介也故不啐酒不嚌肺殺於賓及尸也鄉飲鄉射之主人有司徹之主人則以尊故亦啐酒嚌肺如賓尸禮燕禮大射之主人則以婦皆尊於佐食故特牲祝嚌宰夫爲之遠下於賓故不特已祝尊於佐食故特牲祝嚌佐食不啐酒也少牢祝及佐食俎皆無肺故不祭嚌嘉禮介與卿不嚌啐則卑於介卿皆不嚌啐也吉禮侑與賓不嚌啐也吳氏廷華云席末坐者葅不敢當南面正席以主人賓賢故不敢當重禮也下階上

不嚌肺士冠禮醮用酒冠者啐之而已不卒醬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祭酒興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公與賓同皆禮之盛者鄉射禮主人獻遵遵祭酒興席末坐啐酒主人獻公與賓同皆禮之盛者燕禮主人獻卿遂祭酒不啐酒如賓禮不啐酒注殺於賓也燕禮之殺者特牲主人獻介不啐酒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啐酒皆禮之殺者特牲主人獻尸祭酒啐酒尸酳主人主人祭酒啐酒主婦亞獻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嗣舉奠皆同少牢主人獻尸尸酳主人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祭酒啐酒主人獻祝祝祭酒啐酒主人獻祝賓長獻祝上儀加主人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獻尸主婦致爵于主人獻祝祝祭酒啐酒主人獻祝賓長獻尸主人獻尸酢賓長獻尸尸酢賓長有司徹主人獻侑主人酬人獻侑佐食主人獻兩佐食主婦獻尸主人獻兩佐食賓長獻尸主人獻長賓上賓三獻皆祭酒不啐酒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祭肺嚌之燕禮大射主人獻遵不嚌肺大射主人獻卿不嚌肺注不嚌啐自貶於君燕禮卿無俎但不啐而已皆禮之殺者士虞禮尸九飯佐食舉肺脊脊授

卒爵義同褚氏寅亮云序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降席

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降席席西面正義也旨美也疏

曰李氏如圭云席末啐下敖氏云拜乃告旨謝近於啐酒之處且以別於拜既也拜則坐以告旨凌氏釋例云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啐酒告旨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啐酒告旨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啐酒告旨鄉射主人獻大夫皆不啐酒不告旨亦皆不啐酒不告旨有司徹主人獻侑亦不啐酒不告旨皆禮之殺者蓋賓之至於有司徹主婦尸不啐酒不告旨者則主人獻尸時已啐酒告旨矣且主婦之禮殺亦所以辭主人也又曰凡啐酒於席末告旨則降席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猶主人之崇酒禮盛者皆有之告旨之拜則降席而主人亦於階上荅拜也又曰凡獻酒禮盛者受爵告旨卒爵拜告旨卒爵拜受爵拜告旨卒爵拜酢主人禮主人酢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右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經不云降席者文不具也是告旨則降席拜也荅正獻時賓主人各三拜受爵送爵一拜也告旨一拜也卒爵一拜也受爵送爵亦皆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席末坐啐酒是啐酒則於席末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右拜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經不云降席者文不具也是告旨則降席拜也荅正獻時賓主人各三拜受爵送爵一拜也告旨一拜也卒爵一拜也受爵送爵亦皆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席末坐啐酒是啐酒則於席末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右拜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經不云降席者文不具也是告旨則降席拜也荅正獻時賓主人各三拜受爵送爵一拜也告旨一拜也卒爵一拜也受爵送爵亦皆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尸

笙燕禮大射主人獻衆工獻衆士燕禮獻衆笙有司徹主人獻衆賓經云衆賓長升拜受爵注云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獻衆兄弟是也至如燕禮大射獻庶子則如獻士之禮也獻庶子左右正與內小臣則如正內小臣皆於阼階上獻士則於西階上特牲主人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則如衆賓儀獻衆兄弟則如衆賓儀獻內兄弟于房中則如獻衆兄弟之儀也若燕禮大射主人獻公不告旨者以酒是己物非禮殺也有司徹主婦受尸酢不崇酒者辭主人也又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又云主人于其羣私人不荅拜是羣私人皆於階上拜受爵主人於其長荅拜與衆賓衆工衆笙衆士衆兄弟不拜受爵之例不同也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賀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正義曰敖氏云必西階上卒爵者席非專爲飲酒起以歸云凡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於此拜受故也淩氏釋例有立卒爵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遵遵酢主人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酢于公主人獻卿特牲禮主人獻賓主人自酢有司

徹主人獻尸獻侑主人受尸酢主人獻長賓主人自酢于長賓賓受尸酢皆坐卒爵是禮盛者坐卒爵也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如獻士之禮左右正內小臣同大射鄉射獲者釋獲者特牲主人獻衆賓獻兄弟內賓獻私人皆兄弟同有司徹主人辭獻衆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立卒爵坐祭立飲是禮殺者立卒爵也燕禮獻笙立卒爵獻工坐卒爵嫌與賓同也鄉飲酒燕禮獻工不能備禮也特牲少牢獻祝與佐食皆坐卒爵者以其接神事尸尊之故盛其禮也室中獻尸不云坐卒爵者少牢云尸升筵遂坐士昏禮婦饋舅舅饋婦皆坐卒爵者以其尊者之餘也蒙上文尸卽席坐也少牢云尸卒爵姑酳婦婦亦坐卒爵又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有司徹主人酬尸酬賓皆坐祭遂飲此酬禮之盛者也鄉飲酒鄉射祭遂飲燕禮大射二大夫媵爵一人舉觶二人舉觶皆坐祭遂卒觶特牲主人酬賓坐祭卒觶也至於旅酬無算爵其禮殺則皆立飲矣獻酬用爵自酬以下皆用觶此又隆殺之義也鄉飲酒記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注隆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鐍惟工不從此禮亦隆殺之例也高氏愈云

凡獻賓之禮飲一爵而賓主各拜者四拜洗一也拜送二也拜旨三也拜既四也○注非專爲飲酒起校勘記云酒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會與疏合　云卒盡也者程氏易田云燕禮亦不在席盡爵然則西階北面坐卒爵乃常禮也云明此席非專爲飲酒起者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義曰是席之正非專爲飲也注益本此謂卒爵於西階上即啐酒於席末之義也此說淺得禮意敖說淺矣

右主人獻賓

賓降洗 將酢〔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此不言以我曰程氏易田云初疑洗當東榮在東賓也降降立主人〔疏〕虛爵降鄉射不言降洗皆互文**主人降**亦從阼階東面面〔疏〕正義曰賓序之東矣主人位若直東序則賓洗主人之辭洗面皆不順及細閱鄉飲鄉射兩經主人洗皆南面辭賓洗亦皆南面賓洗在北面辭主人洗亦皆北面上經賓主辭主人洗也進而東乃北面以西階遠於洗故東行以就主人而賓之卒洗也取爵適洗之南乃北面主人阼階東北而辭洗賓奠爵于篚與對其對也必少西於洗乃得賓主南北相對及主人復東階東面之位賓復少東行然後北面盥而卒洗也以主人位直東序而洗又在其東與對既少西於洗則卒洗必東行而後可旋而北面也若以東字屬下作東北面則鄉射禮明是北面盥洗不得於鄉飲又別異也據此則主人堂下之位直東序益明而上經賓進東北面辭洗此經賓東北面盥楊氏圖二東字竝屬下讀誤甚**賓坐奠爵興**辭西階〔疏〕正義曰鄉射云賓西階前東面以見於鄉射略之也故注本以爲說韋氏協夢云獻賓時不言坐奠爵興此不言坐奠爵階前亦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此不言西面亦互文**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

面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阼階唐石經脫阼字○李氏如圭云凡洗必盥辭洗必既洗而後辭爵已洗則奠之不於篚下此經主人之於適洗南之下互之於後耳敖氏繼公又當如鄉射禮繫之於適洗南之下互之於後耳敖氏曰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遠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莊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張氏爾岐云前獻賓主人

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

面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阼階唐石經脫阼字○李氏如圭云凡洗必盥辭洗必既洗而後辭爵已洗則奠之不於篚下此經主人辭洗賓奠爵于篚對則既盥洗矣之於適洗南之下互之於後耳敖氏繼公又當如鄉射禮繫之於適洗南之下互之於後耳敖氏曰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遠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莊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張氏爾岐云前獻賓主人

既盥而後辭洗此則賓筵下繼乃於筵以初未聞賓命也賓奠爵卽于筵以已聞主命也方氏苞云鄉射燕大射皆賓盥洗而後主人辭與大射膳宰以君命禮賓自當作其盥洗而後禮辭此則鄉大夫爲國禮賢故賓未盥而先辭遵禮以示下士之誠也若州長習射卽賓爲公士亦州中有位於朝者則循禮之常可矣盛氏世佐云盥而後辭洗禮之常也未盥而辭洗變以示重也於此可見古人尊賢之禮

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凡盥洗於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衍文也方氏苞云階下之位主人在洗南故賓辭洗少進東北面而盥洗亦如之主人在洗北面此不言者可知也主人在洗北沃洗者在洗南故主人南面而沃洗者面北面沃之便也今賓者在洗南沃洗者在其右故賓方盥洗必東北而卻向之亦取其便也敖氏以東爲衍文非也如初者謂一揖一讓也主人拜洗賓答拜與降盥如主人禮 疏 正義曰故氏未如上文降盥以至坐取爵之儀但面位異耳張氏爾岐云如其從降辭對賓爵主

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疏 正義曰主人在阼階賓自主席前向之故東南面凌氏廷堪云賓之酒謂之酢鄉飲鄉射禮主人獻賓畢賓升酌膳以酢主人主人獻尸畢賓升酌膳以酢主人于西階上此賓酢主人主婦亦獻賓長三獻畢賓降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酌授尸尸以醻主人又主婦獻尸畢醻如主人儀又賓三獻尸卒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酌授尸尸以醻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畢祝酌授尸賓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拜送爵此正祭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侑致爵主人畢尸降盥升坐取爵酌注酌者將酢主人又主婦獻賓三獻畢在酌致主人後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酢主婦又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不盛者也鄉飲酒主人獻介畢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不酢鄉射禮主人獻大夫畢大夫遵也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此卽鄉飲酒介酢主人之儀燕禮主人獻公畢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

上亦是自酢大射作酌散餘儀同燕禮酌膳此酌散者主於射不主飲酒故也此介遂及公酢主人也特牲禮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酬主人主人達其意有司徹獻長賓衆賓畢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注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此則不敢酢矣又特牲禮主婦人也皆酢禮之殺者也下此致爵于主人畢受爵酌酢又主人致爵于主婦畢主人更爵酌酢又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畢更爵酢于主人又主人酬酢畢上篤洗爵升酌酢主人少牢禮主人受上篤爵酌以酢於戶內以及不賓尸之致酢則興於賓三獻與篤時亦禮之殺者也

主人作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

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席在阼而主人在席之南故賓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進爵則北面也高氏愈云主人獻賓則北面賓酢主人則面面主人自卑而尊賓之意也拜送爵此賓酢主人第二爵張氏爾岐云薦脯醢者亦主人有司正義曰敖氏云北方席祭者祭薦俎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

酒已物也疏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不告旨不言可知乃必言之者宏別之如賓禮也主人不告旨乃亦啐酒者若欲知其美惡以拜崇酒然

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

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疏 正義曰敖氏云從北方降正也據敖氏以升降皆由下故與注說異注本啐酒席末言之故知從北方降爲由便蓋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是爲由便其義精矣褚氏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鄉西鄉之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即由便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則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竝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案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程氏易田云主人席在阼階上據鄉飲酒義今自席前乃適阼階上鄉射禮亦然然則賓主拜位卒爵

之位柱階上當楣者柱主席南幾坐堂廉故主
人坐奠爵于序端其南北之節卽當拜位也 主人坐奠
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 東西牆謂之序
崇充也言酒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謂徐作爲云東西
惡相充實 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敖氏云奠爵于
序端拜崇酒之禮然也奠於其所而拜則嫌若拜虧奠爵
于筵而後拜則嫌若禮畢而更端故以奠於此爲節云崇
充也言酒惡相充實者釋詁文崇酒之義說者各異敖氏
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嫌其薄而飲之虧也故拜謝
之卒爵乃拜者若曰己飲之乃知其薄熊氏朋來曰崇充
也添酌充滿之方氏苞云周官酒正職大祭三貳中祭再
貳小祭壹貳注疏玉齊以祭不敢副益三酒人所飲故就
其尊而益注之義取獻酢虧奠畢則尊中酒減而益注以崇
之惟賓介有崇酒之文正所謂再貳蓋比於中祭也賓介
獻酢所減無幾而以此爲崇酒之節者旅酬無算爵皆因
賓介而及之耳姜氏兆錫云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
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爲謝酒惡當於
獻賓賓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干不告旨之後案釋詁崇
字三訓崇充也注與熊說本之崇重也敖氏本之崇高也

姜說近之郝氏敬譏注說爲鑿盛氏世佐云詳注意蓋謂
以惡酒充賓腹故拜以謝也於經義未爲大失然訓崇爲
充充字竝無酒惡之義勢必添字乃通固不如敖氏之直
截也蓋主人崇酒當賓之告旨主人獻賓而賓告旨重主
人之旨酒飲己也賓酢主人而主人崇酒酒己物也卒爵
而拜重賓之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其不於獻賓賓告旨
之時者禮有其節主人獻賓賓以告旨爲節賓酢主人主
人不告旨則以崇酒爲節也故崇在不告旨之後高氏愈
云酬獻之禮賓主皆同惟賓先拜旨酒而後拜既爵主人
先拜既爵而後拜崇酒此爲小殊凌氏廷堪曰凡酢如獻
禮崇酒不告旨禮殺者則以虛爵授之鄉飲酒鄉射賓酢
主人實爵于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
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
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
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有
司徹主人受尸酢尸升坐取爵酌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
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至次賓羞燔後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
酒執爵興至次賓羞燔後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
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

主人坐奠觶于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面于東楹再拜崇酒尸侑皆答拜是酢酒雖不告旨而崇酒與獻禮異餘皆同也亦有不崇酒者燕禮大射賓酢主人升酌膳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觶賓主人之左拜送觶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此主人以宰夫爲之酒是君物故不崇酒注辭正君是也皆賓酌之以酢主人者鄉飲酒介酢主人升上立主人賓觶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觶遂拜執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于西楹南介荅拜崇酒介荅拜鄉射大夫荅拜主人坐奠觶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荅拜鄉射大夫荅拜主人升大夫授主人觶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觶以酢主人升大夫荅拜坐祭卒觶拜大夫荅拜主人坐奠觶于西階上坐奠觶拜大夫荅拜主人同皆以虛觶授主人不自酌蓋禮之殺者鄉飲酒注云介不自酌下酒者賓主其之是也亦崇酒者酒已物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更觶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觶再拜檐首公荅再拜則臣與君行禮也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觶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薦設畢主婦執觶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觶執觶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則男子與婦人行禮也皆與酢之正禮異至於特牲主人獻賓畢受觶酌酢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有司徹主人坐奠觶拜執觶興賓以興坐奠觶拜賓荅拜則皆祭畢飲酒禮又殺矣又有司徹賓三獻受尸酢尸降筵受三獻觶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觶尸拜其右以受之尸升筵南面荅拜祭遂飲卒觶拜尸荅拜亦尸親酌不以虛觶授賓者尊賓故盛其禮也又曰凡賓告旨拜卒觶後于階上拜鄉酒拜卒觶然後于席西拜主人崇酒降席坐奠觶拜告旨然後賓西階上北面坐卒觶是賓告旨皆北面于西楹西

酢主人坐祭卒爵拜然後再拜崇酒亦在大夫右拜有司徹授尸酢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拜然後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是主人主人卒爵拜後不崇酒者主人本宰夫代公爲之酒非己物故其例異也崇酒必再拜者所以申主人之敬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 疏 正義曰高氏愈云取觶者將以酬賓也凡所謂酬者意欲其人之飲而其不飲則己先飲以倡之而冀其人之亦飲所謂導飲者也不仍前齊而用觶者一以示更新之敬且器備而多儀亦周之尚文然也李氏如圭云主人辭不言賓對者如上禮可知自飲乃洗者亦室然又鄉射禮主人賓辭降下有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十一字當以鄉射爲正程氏易田云此第二次取一觶於堂上之篚中立當西席東面賓堂下立位也前

主人降洗賓降卽立於此故於其復位曰當西席東面也此與前經互相足 注云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者張氏爾岐云酬酒先自飲乃酬賓故云將自飲獻用齊酬用觶一升曰齊三升曰觶

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 疏 正義曰敖氏云此象賓主人飲以勸賓謂之酬酬禮行於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觶不用賓注云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者賈疏云酬酒先飲乃酬賓鄉射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觶酬之此主人自酢于公後升賜觚于賓酬賓之正禮也燕禮大射主人降于正主故不曰酬而曰賜此賜觚亦酬也宰夫爲主人賜觚又二人賜齊于公公坐取大夫所賜觶興以酬賓賜觚是主人自酢于公後升賜觚于賓也此觶賓卽用以旅酬主人獻卿後再請二人賜齊公又行一齊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此酬是卿舉旅之酒若爲大

夫士舉旅則曰賜不曰酬大射爲鄉舉旅亦作賜此皆酬禮之殺者也特牲禮獻衆賓後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此觶即後賓旅酬之觶有司徹主人自酢于長賓後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升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此觶無算爵之觶此祭畢飲酒之酬亦禮之殺焉也又有司徹賓三獻尸後主人實爵酬尸張氏爾岐云特牲及下不儐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眞而不舉則正祭後以賓客事尸之禮故獻酢之後主人酬之如賓也又獻酢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酢主人惟賓及介遵者有之酬酒雖介遵亦無之尊賓之意也祭禮尸酢主人而下及主婦長賓若酬尸亦惟主人而已葢酬禮惟賓主人得行之儐尸則酬尸如賓獻助祭之賓則又酬之上大夫儐尸之禮威儀多也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賀觶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荅拜疏正義曰高氏愈云此主人自飲而亦拜之也此主人酬賓第三爵主飲張氏爾岐云主人導飲訖自飲而實奠賓之飲故拜以勸

升不拜洗不拜洗疏正義曰敖氏云如獻禮如其降後升殺於獻疏前之儀張氏爾岐云主人爲賓洗爵

故賓降辭如獻時但升堂不拜耳淩氏曙例云凡酬酒不拜洗案獻酒禮盛者共四次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告旨三次也拜卒爵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酢酒禮盛者亦四次拜拜洗在未酬之前一次也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卒爵三次也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至於酬酒雖是賓主人正禮亦不拜洗但有三次拜主人自卒觶之拜二次也卒觶之後主人降洗如獻禮升不拜洗至受爵卒爵之時始拜三次也酬酒奠而不舉故亦無卒觶拜也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特牲禮主人酬賓有司徹主人酬尸主人酬賓皆然葢酬酒之禮又殺於獻酢矣

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已拜主疏正義曰敖氏云席前北面便於獻以人奠其觶疏其不授觶不舉不敢親授之重勞賓即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也奠觶于薦西者主人以此下篇主人酬尸與賓皆授觶西欲舉此觶也盛氏世佐云酬奠觶而不授亦殺於獻也

賓于薦右仍是欲賓舉此觶若逆料其不舉而不親授則非主人殷勤之意矣方氏苞云燕大射薦西之酬觶賓時不舉而相授受備其儀以觀示眾人也少牢儐尸之酬亦然惟鄉大夫興賢能州長教射則主人奠觶于薦西賓移置薦東而不相授受以當其時不舉則略其儀教士以信直也主人已奠觶賓復遷之以此觶取當酬主人故更奠以示已受耳

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

奠觶于薦東復位酬酒不舉歡不竭人之忠也疏氏云辭辭其奠觶也奠觶酬之正禮也然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乃坐取觶示受也辭及取觶東面復位待主人拜張氏爾岐云賓辭賈疏以爲辭主人復親酌己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始非辭酌也仍是辭其親奠如鄉射二人舉觶時耳盛氏世佐云奠觶于薦東示不舉也凡奠觶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辭是辭奠敖張二說得之北面奠觶敖氏云由便凡賓於主人所奠之物必坐而遷之以示其不敢當之意且爲禮也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亦各從其便也高氏愈云此主酬賓第四齊賓不飲褚氏寅亮云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通例也

卽記所云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也集說姝誤試思左右之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亦猶未盡也凌氏廷堪釋例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膠齊亦如之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此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立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是主人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主人酬賓升酌散西階上坐奠齊拜賓賓降筵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齊拜賓荅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齊賓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齊授齊奠齊當亦如鄉飲酒鄉射奠而不授之例疏謂主人不坐奠於薦西者非也有司徹主人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齊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齊拜尸荅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實觶尸拜受齊主人反位荅拜不云主人奠觶者亦文不具也主人酬賓亦然考特牲禮

主人酬賓自飲訖復薦亦奠而不授可知也又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觶于賓實觶曲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坐奠觶于其所鄉飲酒二人舉觶于賓介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坐祭遂飲卒觶興皆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皆立於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之介坐受所鄉射二人舉觶于賓與介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弟子及兄弟子各舉觶于其長奠觶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是舉觶之例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下大夫二人媵薦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奠觶興公荅再拜媵薦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荅再拜媵薦者坐祭遂卒觶興公荅再拜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薦者洗

爵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獻卿後媵薦亦同獻士後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薦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至於有司徹主人酬賓自飲畢升酌但云賓拜受薦主人舉觶于尸侑自飲畢升酌主人拜送薦不云舉觶者奠觶又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皆拜送不云舉觶者奠觶自飲畢升酌但云長拜受薦主人舉觶于尸侑皆拜受薦舉觶者後生奠觶皆文不具也又則用爲旅酬無算薦始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坐奠觶于薦西主人拜送後賓北面坐祭酒遂奠于薦東燕禮大射主人酬賓拜送薦後賓升席坐奠觶于薦東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薦主人荅拜後尸北面坐奠薦于薦左是酬酒皆奠而不舉也特牲禮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至嗣舉奠後與兄弟弟子所舉之觶同爲旅酬發端有司徹主人拜送薦賓西面坐奠薦于薦左此觶後與兄弟後生所舉之觶同爲無算薦于

侯而正事之發端皆祭畢之飲酒是酬酒禮殺者即同爲旅酬無算爵之始也益特牲旅酬之禮同於有司徹無算爵之禮而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觶於尸與侑爲之始是士禮殺於大夫也漢儒推士禮而效於天子故鄭注中庸旅酬下爲上引特牲以證之而不引有司徹也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爲禮賓謙不敢居堂上〔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將降而揖所以禮賓賓降者以主人與介與衆賓爲禮故不敢居堂上也賓降之位其南北之節皆於階西乃此始見之也主人降西面于門東張氏爾岐云揖降者主人揖賓而自降賓亦降辟階西俟其與介爲禮也程氏瑤田云賓堂下立位當西序東面前屢見之矣曰當西序則在階西可知至此必見階西之文者賓此時不與主人行禮且明南北不以堂深故與介辭洗之位且則南北不相觸下經主人降洗介降必如賓先立于其位以俟事及辭洗復位自皆立于賓位之南故下注獻酢畢云介降立丁賓南也褚氏寅亮云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己將降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矣凡欲入欲升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疏〕正義曰敖氏云入門止於其位張氏爾岐云主人三揖至階之時介與衆賓亦相隨至階下今此云以介揖讓升唯有升堂揖讓耳無庭中三揖矣拜如賓禮謂亦拜至如賓也案張說本於賈疏諸家皆不從之方氏苞云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此時介與衆賓尚在門左繼乃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可知凡賓主同升有讓無揖此篇及鄉射主人揖升燕禮大射賓揖升皆獨升也使無庭中三揖則曰以介讓升拜如賓禮可也鄉射無介主人于衆賓盛氏世佐云上迎賓拜至節不見介與衆賓隨汎拜衆賓盛酬既畢然後至西階之事則介與衆賓尚在門西北上之位也此云揖讓升拜如賓禮謂三揖三讓及拜至之禮皆如賓也何得無庭中三揖乎疏誤當以敖說爲正張氏惠言云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此謂衆賓也注云或統於堂或統於門則立庭南近門可知鄉射遵者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知不近堂也介於入門後主人未與姝禮則隨衆賓俱在庭中東面其位蓋在

碑以南此時主人至阼階前揖進東當塗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此揖讓如賓禮也疏非是蔡氏德晉云是時介猶在門左之位故主人與之揖讓以升之拜如賓禮如賓主當楣北面之拜也**主人坐取膏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膏即鄉之所奠者也介統於賓而其禮又與之相接故仍用其膏焉賓禮之儀也此時介降之位在賓南介者鄉飲酒義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眾賓之禮殺於介介之禮殺於賓隆殺之義辨矣據此是眾賓上迎賓拜至節雖無介與眾賓相隨至階下之文然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則賓進而介無不相隨之理介相隨而眾賓亦隨之矣三揖三讓之節繁及介面省則介惟有升堂揖讓及拜至無庭中三揖可知經於介禮同於賓者多云如賓禮禮殺于賓者皆明著之諸家從敖說以駁賈疏亦未考鄉飲酒義之文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凡事未至者皆疑立案疑者省文〔疏〕立者致敬也賓疑立介下賓不得不疑立故知不言疑者省文蔡氏德晉以不疑立禮殺於賓非是**主人實膏介之席前西南面獻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膏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西南面鄉之**介西階上北面**北面正方受膏以是推之則賓酢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歟盛氏世佐云案儀禮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受膏者皆北面經於賓主人受膏雖不言其何面而於此特見之則其餘從同矣鄉射禮主人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膏于席前夫拜既北面則受亦北面可知矣敖氏謂主人獻賓賓東面受非也**主人介右北面拜送膏介少退**主人拜於介右降尊以就卑也今文無北面〔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獻介乃拜於其右者以其尊降於賓也凡壹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者賓主二人而已其餘則否方氏苞云主人獻介及荅拜皆就西階何也必正主人之位以拜者惟賓一人故禮介必少異於賓又賓介

衆賓工笙大師序進爲禮而主人徧獻酬使一反其位而拜不勝其勞故自賓以外漸損趨走之節以息主人也高氏愈云主人介右北面拜送賛不敢襲獻賓之位也此主人獻介乃第五賛介飲今文無北而鄭不從者胡氏承珙云凡堂上之拜皆北面此主人獻介時西南面介既北面拜送賛凡拜者同面若無北面嫌於主人尚西南面故鄭從古文主人立于西階東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稍遠其拜處與既獻賓而立于阼階之東意同西階上非其正位故卽辭之張氏爾岐云拜介右而又稍東以設薦之時介方升祭主人無事故立於此程氏易田云此西階東在階上卽上下文介右之文不相遠也與冠禮冠者立于西階東賓字之位在階下者不同而文不別異者以前後有介右之文又不見降文可以互明也自南方降席卽復西階上位以介席敷於西階上也薦脯醢疏正義曰敖氏云下云介升席自北方是方與少牢下篇設俎之豆同矣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賛興坐奠賛遂拜

執賛興主人介右荅拜不嚌啐疏正義曰敖氏云凡所不告旨矣乃著之者詳言之也凡經文有詳言者有略言者其例不一方氏苞云凡經文不言者下賓不啐酒則必不而已不敢當也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賛興坐奠賛遂拜自南方降者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也主人亦然主人介右荅拜復西就之有司徹俎降席自北方以其卑於介也北面坐者張氏爾岐云西階上北面坐也秦氏蕙田云是爲枉介右也凡北方以東爲右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酢疏正義曰洗爲主人將自酢也復之時反也初謂賓酢之時主人降以下至坐取觶卒洗之禮也方氏苞云凡自酢多由受獻者自卑而不敢亢敵者之禮以相酢也自酢者皆自洗自酌惟鄉飲之介不敢抗禮以酢主人又不敢煩主人燕與大射主人獻公而自酢則更觶而自洗宏也特牲禮主人主婦交致賛則仍其賛以自酢宏也賓致賛于主人

侯祁工孝 老王

主婦更爵而自酢亦宻也介之義則宻洗爵以酢主人
人之義則不宻洗爵以自酢故其儀獨異焉褚氏寅亮云
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恐已所飲之爵不潔也卒洗主人盥盥者將爲介酌疏正義曰敖
意也褚氏寅亮云注謂盥者將爲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
尊介兩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較達
尊介意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
爲長主其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賓主共之故尊當柱兩楹間自酌下賓酒者賓
之介卑故不敢自酌敖氏云以後篇大夫禮例之介
字宻柱授字上於主人之盥也介立于洗南以俟之主人
既盥乃揖而行也介授主人爵者不敢酢也主人受之者
亦達介意也凡受獻而親酢一人而已其餘則或所獻者
自酢焉此介雖尊視賓爲殺故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
爲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張氏爾岐云揖讓升一揖一讓
升也今但授虛爵不自酌者介卑不敢必主人爲己飲也
程氏易田云兩楹間賓主敵者授受之常節也惟獻爵必
於席故授受柱席前注謂就尊南授之非也然楹間爲敵
者授受之節謂賓柱西階主柱阼階彼此往來授受之節
若賓主同階則不以楹間爲節也介不自酌爲下賓者以

酒者賓主共之故賓
自酌以酢主人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
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
再拜崇酒介荅拜奠爵西楹南以爵獻衆賓疏正義曰注以爵校勘記
楊氏俱作當○敖氏云徐葛閩本集釋通解
以其近也其意則與南鄉之奠于序端者同拜介崇酒亦
至是乃爲之者因賓禮也高氏愈
云此介酢主人凡第六爵主人飲

右介酢主人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疏正義曰介降立于賓
介次之也方氏苞云注云興賢能州長教射賓主相爲禮而以無事者參其間則無
以爲儀故將延介而賓降將延衆賓而介降設不降而疑
立於堂以視衆賓之受拜則近於汰故獻酢甫畢卽降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徧禮也不升拜賤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是時衆賓皆在門內之西主人少南行近於門東乃西南面鄉之而拜拜衆賓爲將獻之與賓升而拜至之意相類三拜者旅拜之法也此禮大夫士同之盛氏世佐云主壹拜亦荅旅拜之法也此禮大夫士同之盛氏世佐云主人與賓介行禮之時衆賓同在門西北上之位迫其行禮於賓介之南矣無庭中三揖者賤既畢則衆賓皆進而立於賓介之南也故主人得於阼階下西南面拜之放說不敢當主人之迎也經不著其進立之節文不具也惟其己拜賓介之意相類特不升之於堂而一拜之是亦以其賤略之也郝氏敬云升堂受爵不拜于堂上禮殺人衆也方氏苞云衆賓長而外皆獻于堂下故於堂下徧拜之○注三拜一拜校勘記云一拜校勘記云一拜不徧禮也不升拜賤也者張氏作壹爾岐云示徧解主人三拜不徧禮解衆賓荅一拜不升拜賤也言主人不升衆賓於升堂拜至者異也朱子曰賈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爲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爲三拜以示徧而衆賓各荅一拜以衆賓之長者三人各荅一拜也然經及注疏但言衆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盛氏世佐云案禮成於三故旅拜之法無論衆賓多少但爲三拜以示徧初不爲賓長三人而設也經云衆賓皆荅一拜亦統指衆賓而言不專謂三賓也疏欠分明故朱子不能無疑然卽以經文證之則其疑可釋矣旅拜之法大夫士微有不同大夫三拜衆賓衆賓荅以一拜此及鄉射少牢有司徹所陳是也大夫尊不敢備禮是也士三拜衆賓衆賓荅以再拜士卑得備禮也敖氏謂此禮大夫士同之始未深考歟程氏易田云上經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時介與衆賓繼無隨至西階下之事故獻介時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可決其先之不隨至階矣至於將獻衆賓主人降階西南面二拜者此及鄉射文倶無揖讓之文蓋主人與衆賓不相偶而行故不相揖讓也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於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注云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又云主人獻賓于西階西南注取祭以降反下位也位在西階西南又委于西階西南注取祭以降反下位也位在西階西南又云衆賓辭受爵其薦與脅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據此則衆賓有兩位未獻位在門東獻則拜而進之其位在西階西南由是言之有司徹其主人卿大夫其賓

純臣初位在門東鄉飲賓賢能也初位在門西卽上經所謂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之位也然則南面三拜衆賓者以其初位在門西如此互相證明則主人初與賓揖進時介與衆賓決然在門左北上之位而不隨至西階下也三拜者統衆賓而拜之衆賓多不專拜其長升受之三人也蓋示徧之禮止於三少牢四人蓋主人亦祇西面三拜蓋者也賈氏疏此經謂衆賓各得主人一拜是以三拜爲拜升受者三人誤矣

主人揖升坐取薦于西楹下降洗升實薦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疏〕正義曰主人則衆賓多矣〔疏〕人揖升張氏爾岐云主人自升也衆賓尚在堂下至主人于西階上獻薦衆賓始一一升受之耳經文自明疏以揖升爲揖衆賓升非也方氏苞云主人揖升堂下不升之賓故實薦後特言獻衆賓以揭其義既實薦後然後賓長三人升拜受耳坐取薦于西楹下葦氏協夢云鄉射禮坐取薦于序端而此取薦于西楹下者彼無介主人于阼階上受賓酢訖奠薦于序端故卽于序端取之此有介主人既取薦于序端以獻介而於介右受介酢訖遂奠薦于西楹南故于西楹下取之西楹下卽西楹南也降洗升實薦秦氏蕙田云降洗者惟衆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皆不降洗禮又殺於介矣張氏爾岐云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當亦從堂下東行辭之疏以爲降辭亦未是於西階上獻衆賓放氏云總言之也此獻之儀主人蓋執薦而南面于西階上衆賓則以次升受之不獻於席前辭尊者禮也於字衍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李氏如圭云賓介以賢舉衆賓以年序而衆賓之長三人是爲三賓鄉飲酒義曰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俪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敖氏云其拜者亦北面長其年之差尊者**主人拜送**於衆〔疏〕正義曰方氏苞云不言其地介之獻猶就西階賓右〔疏〕而拜於其右則衆賓可知注云於衆賓右非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少儀小子舉爵則坐祭立飲不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敖氏云不拜既爵卒爵不拜也獻而不拜既爵差卑也自別於尊者且重勞主人之苔己也不拜既爵故當立飲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於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歟盛氏世佐云衆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前畢之時不在主人揖升時也敖氏

誤張氏爾岐云一人飲畢授
賓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次三人以下也正義曰敖氏云自第四以下又不拜
飲不拜禮殺節
疏受爵愈自別於尊者也張氏爾岐云
亦升受但不拜耳方氏苞云不拜受爵不敢煩主人拜送
也獻爵而不拜可乎主人三拜達其
眾賓儀略故總行拜獻拜受之禮於階下主人三拜達其
意於眾賓眾賓如荅主人所以止於一拜耳韋氏協夢云
眾賓不拜受爵主人拜送爵矣再一
人亦不拜送爵矣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
此薦之節當柸坐祭立飲之後與特牲之眾同無俎矣又
既飲乃薦遠下賓介也不言不祭者可知也張氏爾岐云
席次賓介而前經云眾
賓之席皆不屬焉是也眾賓辭有脯醢亦再獻薦於其位
作偏疏正義曰敖氏云眾賓三人之外者也眾賓長以下其
偏疏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盛氏世佐云是時賓降
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介降立于賓南故敖知眾賓堂下之
位當繼賓介而南也又案此則眾賓自三人之外皆無席
亦無南面立于堂上者矣而儀禮圖乃於賓長三席之西
復有眾賓之位云南面坐不盡復有東面北上似誤也案

張氏惠言儀禮圖賓長席西無眾賓之位可正楊氏之失
注云位柸下者堂下立侍不合有席既不言席故位柸
下今文辭皆作徧者顧氏炎武曰曲禮主人延客倉卒然
後辭設內則子師辭告諸婦諸母名宰辭告諸男名玉藻
先飯辭嘗羞樂記其治辭者其禮具左傳定八年傳子言
辭舍齊于季氏之廟而出史記禮書瑞應辭至此皆以辭
爲徧惠氏棟云古徧字皆作辭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
書多古文左傳多古字古言故皆以辭爲徧又云鄉射禮
司射乃比眾耦辭注眾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徧是鄭亦讀
辭爲徧胡氏承珙曰鄭於注或用徧或用辭不盡依經文
如鄉飲酒云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辭注辭辭眾賓之柸下
者有司徹辭受爵其薦脯醢與脅注徧獻乃薦是辭徧二
字注則便文通用惟於經則皆依古文作辭鄭於今文假
偕多依本字此獨不出者疑徧乃後出之字故鄭於今文
必皆從辭以存古字古義也案說文云辭治也徧市也徧
爲本義鄭蓋以二字通用已久故不改從今文不得疑徧
爲後出字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
用也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奠爵
於堂下洗西之篚示不

右主人獻衆賓自初獻賓至此爲飲酒第一段

儀禮正義卷六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

序次也卽就也今文厭皆爲揖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不舉觶待樂賓後爲旅酬之端也○揖讓升敖氏云謂主人獨與賓一揖一讓而先升也張氏爾岐云揖讓升謂主人蒙上以賓降之文也案上入門云主人揖先入注云揖賓也則此亦與賓揖讓而主人先升賓與介衆賓以次而升也賓厭介介厭衆賓衆賓序升敖氏云賓既厭介乃升介厭衆賓升亦然三賓長則不相厭但以次序而升耳方氏苞云覆言衆賓序升猶入門時覆言衆賓皆入門左以示賓衆賓不相厭耳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一人主人之吏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舉此發酒端曰舉爲旅酬始耑賓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既洗乃升則用下筵之觶也此舉觶者代主人行禮耳中庸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舉觶猶揚觶方氏苞云此觶用樂畢之後而

舉於工笙未入之前何也獻所以達情而便事也衆賓飲獻樂宜作矣而賓介與主人酬酢未畢衆賓皆未受酬故先舉後酬之觶以示工先受獻乃禮以權制也盛氏世佐云舉觶將自飲乃洗者敖氏謂其意與主人酬賓之禮同是也淩氏廷堪云凡一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畢一人洗升與觶于賓鄉射亦然此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也至樂賓畢立司正後賓卽取此觶以酬主人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謂之旅酬故注云發酒端曰舉也旅酬升鄉射則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畢使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也至徹俎說屨升坐後賓介卽此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爵行無算爵者皆與謂之取此二觶以酬主人與衆賓爵行無算爵則祭畢之飲酒也而階前之一觶于兩楹間是也特牲禮之旅酬無算爵則祭無算爵此皆飲酒之正禮也特牲禮主人酬賓之觶至嗣舉奠後兄弟之于復舉東階前之一觶卽主人獻賓之觶至雖有二觶賓亦一人舉觶也旅酬畢賓弟子兄弟子復各酌于其尊舉觶於其長爲無算爵發端是亦二人舉觶也皆與飲酒正禮同亦有二人舉觶惟賓後使二大夫陪爵于公公舉之賓舉旅行酬主人公取一觶爲賓舉旅行酬主人獻卿或獻孤後又使二大夫陪爵于公公若命長致則一人眞觶于主人之空處公又行一爵爲卿舉旅行酬主人獻大夫後升歌畢公又行一爵爲大夫舉旅行酬笙奏閒歌畢立司正主人獻士後賓媵觚于公公舉之爲士舉旅行酬此飲酒之正禮也有司徹是祭畢賓尸之禮上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尸舉一觶以酬主人爲旅酬發端皆二人舉觶惟賓媵觚于公爲一人燕禮大射爲賓爲卿爲大夫旅酬雖二人舉觶所行者實一觶有司徹旅酬雖二人舉觶所行者亦尸一觶也亦有一人舉觶爲無算爵始者有司徹無算爵賓所舉之一觶卽前主人酬賓之觶至旅酬畢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長與前主人酬賓之觶交錯爲無算爵是雖一人舉觶所行者實二觶也燕禮大射旅酬皆三次初次爲賓旅酬此二大夫所媵二觶二觶中之上觶也二次爲卿旅酬此前二大夫所媵二觶中之下觶也三次爲大夫旅酬此獻卿後二大夫中所媵一觶于旅賓空處之觶也至合樂後爲士旅酬則賓所媵之觶也鄉飲酒鄉射旅酬祇一次用一人舉觶以發端無算爵若特牲則用二人舉觶以發端皆不用主人酬賓之觶禮盛故也有司徹無算爵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亦卽用主人酬賓而階南之一觶祭畢飲酒之禮殺故也又案特牲禮主人酬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將受觶疏正義曰賈疏云賓荅拜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謂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敖氏云舉觶者自飲洗且拜其洗與主人酬賓之禮同賓席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荅之者以其賤也下二人舉觶放此舉觶者拜亦當楹盛氏世佐云降席而拜故是常法但經既云席末荅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同是于席之西端不當仍指爲降席也史記魏其行酒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蓋以其失勢而忽之則以舉觶者賤故也敖說似長案韋氏協夢仍用疏說謂荅拜必於席末者蓋席上既無荅拜之法而又不可降席以荅故於席西南面拜之盛氏世佐以史記之半膝席況此經之賓席末不知避席者自離席也膝席不但末離席也言降席者已離席可知盛氏引以申明敖說可謂凝不于倫矣褚氏寅亮云席末者未離席也言降席者已離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高氏愈云此一人舉觶自飲以導賓爲第八薦實觶而拜以將飲告于賓也卒觶而拜

賓節主人洗觶節酌于左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北下云主人荅拜氏震云上經賓北面拜荅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不得有拜字故注但云還東面就其位況賓取觶未奠亦無持觶拜之理拜字不知何時誤衍宋本已然矣無賓兩拜主人荅一拜者凡拜皆北面戴說是也考下文旅酬兄弟如主人酬賓儀疏云方之尊陛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北面拜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北面荅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戴氏震云上經賓北面拜荅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不得有拜字故注但云還東面就其位況賓取觶未奠亦無持觶拜之理拜字不知何時誤衍宋本已然矣無賓兩拜主人荅一拜者凡拜皆北面戴說是也考下文旅酬兄弟如主人酬賓儀疏云方之尊陛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北面拜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北面荅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此是賈氏由上節經文推出者還西面面拜與上經還東面拜正同則戴氏所謂拜字誤衍者唐初本已有之但賈氏未能訂正耳又案特牲旅酬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無算爵用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觶發端有司徹旅酬用二人舉觶于尸侑之尸觶發端無算爵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是特牲之旅酬如有司徹之無算爵亦士禮殺於大夫之義也

賓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

以既飲告于賓也程氏易田云此席末者降席而在席之西也與席末啐酒而後降席者不同**進坐賔解于薦西賔辭坐受以興**舉解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援若親受謙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賔解者亦以賓未卽飲故也賔辭賔解之意亦略與上同○注云舉解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援若親受謙也者敖云此實取之而經云受原賓意也然經於此類亦或言取則又指其事耳云坐受是賓已拜卽興矣凡此時之在席者皆無事則興經文略也張氏爾岐云案主人酬賓亦賔解而不親授似酬法當然注以爲下主人恐宻再議盛氏世佐云禮敵者親授卑于尊則賔而不授不敢也主人酬賓亦賔而不授自是卑于尊法初不因之賔而不授禮之殺也于獻固嘗親授矣今舉解者之禮之殺注云下主人良然張氏議之過矣辭賓者亦辭其坐賔也褚氏寅亮云前主人獻則授酬則賔此舉解卽賔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非特明賔解之故竝明賓辭之故案授受之例卑者于尊者皆賔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此賔而不主人故不授賓辭辭其不親授卽所謂尊者辭也而舉解者終不敢親授故賓坐坐授若彼親授而已親受者賓之

謙也主人酬賓賔而不授禮之殺也獻賓親授禮之正也凌氏廷堪授受釋例詳士冠禮程氏易田云下主人者謂舉解者主人之吏也**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賔坐賔解于其所**所薦西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下經云賓坐取俎而之解卽此解也其於薦西爲少南乃云其所者明其近於故處也必賔于其所者降於主人且別於不舉者也主人酬賓賔解于薦西賓取而賔于薦東其解卒不復舉豬氏寅亮云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移在南而近俎而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面之解高氏愈云此第九薦賔于賓賓不飲**舉解者降**事已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遵者一條於此文之下蓋從鄉射之例但遵者或來或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盍氏世佐云遵者之禮鄉射文屬于此而此篇則具書於賓坐之後非不言也但以其或來或否記載不同耳儀禮圖移於此節之下蓋以行禮之序序之姜氏錫簡非也

右一人舉解

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邍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疏正義曰張爾岐云此下作樂之賓則工席在階東有歌有笙有閒有合凡四節注引燕禮者賈疏云欲證工席立在上西則知工席更在階東此言堂廉亦在階東彼云階東亦近堂廉也敖氏云此言設席于堂廉言其南北節也鄉射云席工于西上少東言其東西節也文互見耳席東上而下者當西階上少東盛氏世佐云工席北向乃東上者亦統於主人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工如初入天子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也眾賓相工使眡瞭者凡工皆瞽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也後首者變於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疏正義曰注同相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擪之者師之道道下集釋有也字側擪之者集說引無者字○敖氏云士之飲酒乃有工有笙者蓋以公家之樂官給學中射之事者歟

方氏苞云相瑟者以有何瑟之儀故著之瞽必有相故於歌者不言○注云四人大夫制也者賈疏云此鄉大夫飲酒而曰四人大夫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眾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以差次也云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者敖氏云瑟先歌後時以後爲尊亦工禮之異者也引鄉射禮者以鄉射之相爲弟子證此之相爲眾賓之少者也引論語者衞靈公篇文證工必有相以工爲瞽矇者必用視瞭者以扶之也後首瑟之首在後也賈疏云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注可鼓者敖氏云挎以指鉤之也後越去瑟廉差近故以巨擘承瑟下廉而下廉而三指挎越也褚氏寅亮云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案禮記樂記朱弦而疏越注越瑟孔也鄉射禮越注越瑟孔所以發越其聲也案越之爲言闊也闊其孔以發其聲因謂之越故周語越之匏竹韋注謂爲之孔是也尚書大傳大瑟練弦達越達越之者敖氏云內弦弦鄉身也樂正

先升立于西階東 正長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樂當從工乃先升者變於尊者之重禮也此先升而立于阼階東亦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禮云樂正先升立于工席之西亦與此文互見也又云天子樂師以下大夫上士下士爲之諸侯之樂師惟當用上士下士然則此使之給事者其下士數方氏苞云燕及鄉飲鄉射樂正皆先升大射則從工師而升何也鄉射鄉飲工與笙之入及獻各分先後燕則中間有事使從升歌之工師而升則似堂下之樂事非其所掌故先升而竝監視之大射惟堂上之工師有獻則從之而升與之俱降以監視堂下之工可矣所以然者燕及飲射時暇則儀可展大射事殷則節必殺觀下管之無獻則其義益顯矣燕及鄉射竝稱樂正而大射乃小樂正何也大射禮重相工者僕人正僕人師而掌樂事者小樂正則燕不待言矣蓋惟宗廟社稷之祭大樂正乃與焉與周官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冢宰贊玉幣玉爵而餘皆小宰贊之義同以事實案之惟鄉大夫興賢能或公家之小樂正與焉州長習射必有司假其名以攝事如司馬司射司士之類耳況黨正之蜡祭獻工而不及樂正何也長官不得與工同獻也終篇無獻樂正之文何也樂正司正凡有司及弟子竝包於衆受酬者記曰

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則凡有司弟子皆與酬明矣

注云正長也者賈疏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云長樂官之長也釋官曰案樂正亦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大夫士不得有樂正之官疏非是古者教民之事樂官主之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樂師掌教國子樂正立四教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於大樂正是以鄉飲酒賓賢能樂正與焉非徒主告樂備也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降立於西方近其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送唐石經徐閩葛本解楊氏敖氏俱作遂案集釋亦作遂○李氏如圭云樂記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鄉射禮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知相者降立西方敖氏云相者東面坐于其席前之西也授瑟以瑟首向東授之淩氏廷堪云燕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東上坐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鄉堂上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鄉左何瑟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

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上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鑄建鼓應鼙朔笙入立于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鑄建鼓應鼙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其餘皆在堂下有瞽之詩業虡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吳氏廷華云樂貴人聲歌者宜先也儀禮各經執事者皆可言賓獨此賓與大典賓介眾賓俱選擇而次第之非執事者皆可言賓也據周禮春官則相者爲眠瞭據鄉射則此相者爲弟子眡瞭不必少而注以少者言則謂弟子也弟子何得爲賓與之眾賓則注說非也又此經言而鼓故注以此爲臣禮變于君之面鼓但大射亦君禮而後首與此經同鄉射亦臣禮而面鼓與燕禮同則遵君之說不可通矣故又爲尚樂及略于樂以解之說非不近似然以此經爲尚樂又以遵君而不盡尚樂以鄉射爲略于樂而不盡略于樂則支離不足爲定論矣

工歌鹿鳴四牡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君遣使知而以自疏釋文倣作詼正義曰校勘記云示我以善道楊氏示作視光明也大射燕禮同此蓋引詩是則是倣也故好事者皆改爲詼案釋文云詼戶孝反本又作倣大射云詼戶教反亦作倣燕禮云倣本又作詼是必古文詼倣通用宜各從其故○蔡氏德晉云此記所謂升歌三終也凌氏釋例云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上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堂上之歌與堂上之笙閒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上之笙閒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遵入獻阼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閒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酬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兩節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諸事恐非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閒也疏

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卽笙奏也又案李氏光地云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閒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圉下管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小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盛氏世佐云尚書蔡氏傳曰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則二人歌時必二人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可知敖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則從古無此淩亂襍糅之樂也尚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圉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也堂上之樂不作管奏則堂上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歌發則堂下之樂亦停所謂無相奪倫者此也此篇所記與虞書異者三堂上有瑟無琴一也磬以石爲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之樂無管鼗諸器而以笙爲主三也之三者或因虞周異

制或因天子宗廟與大夫士相飲隆殺不同至上下迭奏之法則古今一轍也　注云三者皆小雅篇也者朱子曰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于朝辭親而從王事于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樂記曰薤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鄉飲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案三詩此皆小雅篇作詩在前用詩于樂在後以詩之所言者有合于主人燕賓臣下勤勞王事之意故取以入樂歌之以樂賓而即以戒使習之也此賓賢能爲出仕之始故歌此三詩記所謂官其始也古人歌鹿鳴者自鄉飲酒外如燕禮及始入學大戴禮投壺皆歌之以歌詩斷章取義所用最廣也敖氏云春秋傳云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兩君相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差之宜也此凡所歌者皆不取其詩之義但以其所得用者樂賓耳盛氏世佐駁之云歌詩不類古人所謂此凡所歌者故是上下通用之樂然皎皎歌其詩則必取于詩之義敖說非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者小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鄭本小序爲說

修改括詩中意也云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云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者彼詩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倣謂采此數語也案鄭氏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詩箋與禮注說多不合示我周行周之列位也人有以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訓合禮記緇衣引此詩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與此注亦同君子是則是倣云是乃君子所法倣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倣此注則以君子即嘉賓嘉賓爲優云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者小序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篇中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不遑將母來諗等語彼箋云君勞其臣敘述其情而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是所謂忠孝之至也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者小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篇中有駪駪

徵祁正義卷六

征夫毋懷靡及周爰諮謀等語是也

是欲諮謀賢知以自炤明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齊主人作階上拜送齊

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工北面以西爲左主人實齊自東來在工之右故左瑟以避之歌者亞先獨見瑟者以有事著也有大師則先大師一人拜授之獨拜於作階上者似工左也凡主人與工爲禮蓋亦有贊告之者凌氏曙云凡獻工與笙於階上獻獲者與釋獲者於堂下獻祝與佐食於室中鄉飲酒禮升歌畢主人獻工於西階上鄉射禮合樂畢主人獻工作階上拜送齊笙奏畢主人獻工作階上拜送齊獻畢遂獻笙於西階上燕禮升歌畢主人獻工西階上與鄉飲鄉射不同也笙奏畢主人洗升升獻笙於西階上大射儀歌鹿鳴三終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齊是獻工與笙於西階上也鄉射禮二次射飲不勝者後者於侯又司射洗齊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其位少南大射儀第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散遂實齊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齊又司射洗觚升實之降

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是獻獲者與釋獲者於堂下也士虞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筵祝南面主人獻尸致嘏畢主人獻祝設席會少牢禮尸入十一飯主人獻尸致嘏畢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獻畢獻上佐食戶內踊東北面拜坐授齊下佐食亦如之是獻祝與佐食於室中也獲者釋獲者有事於堂下故獻於堂下祝與佐食有事于室中故獻於室中工有事於階上笙有事於階上而皆獻於階上者統於工也獻獲及釋獲者不用主人而用司馬司射各以其職也注云一人工之長也者敖氏云工歌者也盛氏世佐云一人謂工歌者以其先就事也云凡工賤鼓瑟者之長瑟賤而先得獻者不爲之洗者以下文大師則爲之洗況之也吳氏廷華云下記旅則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非旅當洗者也下言衆工不拜受齊祭則又當洗鄭因此經不言洗下又言大師則爲之洗故謂衆工不爲之洗耳要知所謂洗者主人親洗也不洗者主人不親洗使人洗之也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正義曰敖氏云工雖賤以其受齊于席故獻輒薦之亦與成人之禮異也其祭酒祭薦疏曰敖云不備禮也方氏苞云祭酒祭之工坐授疏薦皆使人相則工執齊而相者以適阼階可知

工飲不拜既齊授主人

衆工則不拜受齊祭飲辭有脯醢不祭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今文辭爲徧

疏正義曰放氏云不拜而受差賤也其意與不拜既齊同祭酒祭酒乃飲也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

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爲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

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後者張氏爾岐云大師亦在瑟歌四人之內通謂之工獻之亦依瑟先歌後之序經既言獻工序但爲之洗則不同盛氏世佐云大師乃君賜有齊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歌後之序經既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於君賜不必有也注誤焦氏以怨云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大射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爲大師無瑟是大師主歌也此注大師或瑟或歌未必然也江氏筠云經言獻工者四俱云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齊注於大射儀云大師無瑟言左瑟者節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是謂大師在歌而先得獻也於鄉射云一人大師或有或無又或瑟或歌爲有大師則獻與大射同但大節也一人謂大師是謂大師在異也此及燕禮俱云一人工之長者此禮據此節注所云是指瑟工言二禮之先俱瑟居師與此俱言在後則鄭亦是其常此則或無大師或有在先但燕禮大師無瑟後獻是若瑟中而得先獻爲異耳合數說詳之鄭於大師之名謂臣禮異君有常官其大師自在歌臣則君所賜者即

介揖而俱升云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後者張氏爾岐云大師亦在瑟歌四人之內通謂之工獻之亦依瑟先歌後之序但爲之洗則不同盛氏世佐云大師乃君賜有齊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歌後之序經既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於君賜不必有也注誤焦氏以怨云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大射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爲大師無瑟是大師主歌也此注大師或瑟或歌未必然也江氏筠云經言獻工者四俱云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齊注於大射儀云大師無瑟言左瑟者節也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是謂大師在歌而先得獻也於鄉射云一人大師或有或無又或瑟或歌爲有大師則獻與大射同但大節也一人謂大師是謂大師在異也此及燕禮俱云一人工之長者此禮據此節注所云是指瑟工言二禮之先俱瑟居師與此俱言在後則鄭亦是其常此則或無大師或有在先但燕禮大師無瑟後獻是若瑟中而得先獻爲異耳合數說詳之鄭於大師之名謂臣禮異君有常官其大師自在歌臣則君所賜者即

得此稱不論歌瑟於獻工之節謂射禮與燕飲禮異大射辨尊卑故大師亦先得獻鄉射亦得同之至燕飲之禮則止如其入之先後耳今案大師之在歌與其先獻自是定禮蓋據經後者之受獻與先一人不同先一人得拜受齊燕於鄉射瑟先謂賤者先就事則瑟之賤於歌固甚明也受獻之禮賤者儀多貴者儀簡有是理乎至歌之爲大師更非尋常歌者之比鄭謂工賤不爲之洗於大師洗獻者尊之也賤之而於禮得伸尊之而於禮反屈有是事乎則獻而於禮之俱同大射無疑矣知歌之必先瑟獻知大師之必先眾工獻則大師之在歌自明且又有可證者大射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非君臣同在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非君臣同在歌之明驗邪然則經何以於獻工之後始言大師曰鄉射此文固在工不興左瑟之上矣以其臣禮或有或無不定亦猶遵者之禮鄉射言於席工之先而此經言于送賓之後也高氏愈云遵則或有或無故獻遵不數外此獻工四人爲第十次行爵工歌則必獻獻則必拜不敢以其瞽矇而易之其不忽微賤者有如此

右升歌三終及獻工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亾其義未聞笙吹笙者也以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亾其義未聞笙吹此詩以爲笙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之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襍亂者也惡能存其亾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閒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疏）亦在堂下東上如正義曰郝氏敬云堂下之樂笙爲主磬西南也北面立籥亦東上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鐘則吹笙之時亦奏鐘磬之篇以應之矣不言者主於笙也張氏爾岐云磬縣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此笙入磬南北面在磬者之南北面也注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亾者謂以笙吹此三詩以爲樂不如鹿鳴三詩以二人歌以二人鼓瑟和之也以亾毛氏奇齡荅問云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

終將以笙笙詩耶抑亦
問最善從來辨笙詩者
笙必有詩非謂笙歌之
笙與管籥四器皆主
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
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
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
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
入閒歌是也此不歌之
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
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
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
宏黍稷也有其義而亾
志荅見模云爲記注時
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
前其時未見毛詩不得
興也至此其信也者此
在至更幽厲之亂禮樂
考父者見三篇之亾在
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
入立于縣中樂南陔白華華黍是

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耶此
者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
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
管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
器者但有歌而不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合
之笙瑟皆應之即樂歌酒禮之
堂上而不歌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
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之笙
歌之笙也是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
入閒歌是也此不歌之笙鐘笙磬所以
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鏞同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
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云其義未聞者小序云南
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
宏黍稷也有其義而云未聞者鄭
志荅見模云爲記注時亦然後乃得毛公
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注三禮在
前其時未見毛詩不得小序之說故云未聞也云笞周之
興也至此其信也者此明周公制禮作樂時三篇之辭具
在至更幽厲之亂禮樂廢棄而三詩遂亾引孔子言及正
考父者見三篇之亾在孔子之前也案詩箋云此三篇者
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樂南陔白華華黍是

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
而亾之其篇則與衆篇
乃合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與此注異者其時未習
毛詩故有此語後見毛詩爲詩箋遂改其說耳蓋六詩孔
子時俱存而序詩者親
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廣義駁之曰南陔南隴也白華
以補之也姜氏炳璋詩
見于變雅爲刺幽王何
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
即鑿空杜撰豈能至是
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
伯衞伯之伯非即伯
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
子以美其子孫衆多葛
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
文將謂作籥斯序者祖
既以爲無理序與篇名
案笙詩有聲無辭聚訟
君詩箋與此注皆以爲
亾其辭者亾謂本無
亾也儀禮曰笙曰樂曰奏

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朱子詩經集傳本其說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鼓薛鼓之節而亾之耳自是習詩之家如李氏樗董氏逌王氏質黃氏震等習禮之家如張氏爾岐方氏苞秦氏蕙田蔡氏德晉等皆從其說然范氏家相詩瀋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比音而樂之也盖禮文顯以爲有辭矣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各三終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盛氏世佐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乃成樂也自古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或一句或刺取篇中一二字以爲題亦有舍篇中字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也夫詩遞者多矣如貍首采齊肆夏見於禮記新招新宮河水見於春秋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亾於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亾於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於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邪若徒以其聲無辭之證則鄉射禮

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遽也樊遏渠也其說采於詩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幽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籥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曰既無辭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亾者由其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始爲平允胡氏承珙云毛詩後箋曰劉原父七經小傳有云將舞象則先歌清廟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爲下管之樂是曰管曰奏劉氏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相並戾乎六經奧論于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閒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爲之以播歌詠盖未有有詩而無辭必得有辭既知管籥有辭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長

發云魯鼓薛鼓有譜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承珙又案投壺云命弦者曰命貍首間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遵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去取節焉然則下文魯鼓薛鼓亦必隨所弦之貍首以爲節是徒譜者當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王雪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聲易亡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卽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留工尺耳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旣爵升授主人爵

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疏正義曰賈疏云前獻歌工在阼階上以工在西階東也此獻笙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疏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也敖氏云主人獻時亦西南面也方氏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于西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于阼階上一節以互相備也于笙不言相不言受獻不言相祭義同案方說與疏異疑非工在西階東則獻當在阼階上拜送爵亦在西階上也盡階不升堂敖氏云賤也旣受爵階上少立俟主人拜送主人爵亦盡階不升堂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爾雅云笙小者謂之和釋官云笙以器名其官亦公臣見燕禮衆笙

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辭旨脯醢不祭

亦受爵於西階上南今文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衆笙謂一人外吹衆笙者辭爲偏疏笙凡四人則一人祭嚌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高氏愈云此獻笙四人爲第十一次行爵

右笙奏三終及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

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其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者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夔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巨由儀今亾其義未聞（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釋文麗本或作離下同燕釋文作宴　注云爾岐云謂一歌畢一笙繼之也堂上歌魚麗方終堂下笙卽吹由庚餘篇皆然蔡氏德晉云堂上鼓瑟一歌堂下吹笙一曲更代而作也案尚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以詠者所謂歌者在上也下管鼗鼓合止柷圉笙鏞以間此堂下之樂所謂匏竹在下也以間者堂下之樂與堂上之樂間代而作唐虞時非周之詩亦必有所奏之詩也故王氏炎之詩也所奏者非周之詩亦必有所奏之詩也故王氏炎陳氏大猷多據儀禮以證尚書見樂之節次相合乃陳氏櫟書集傳纂疏謂儀禮之間歌與書之以間初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其說大拘云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者詩小序云魚麗言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篇中言魚麗于罶君子有酒旨且多毛傳云大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是也云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其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者小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樂也篇中言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謂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德故有酒與嘉賓燕樂而安之是也云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夔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名德之長也者小序云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篇中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是也案彼箋云人君既得賢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邦家之本得賢之效注謂欲其身之得賢之壽考與箋詩異朱子詩集傳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本此注也云由庚崇巨由儀今亾其義未聞者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巨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亾其辭賈疏云堂上歌者不類聚笙歌之詩各自一家故存者并存亾者并亾也盛氏世佐云疏言笙詩并亾之於笙非若歌者可習之之言爲確也

右閒歌三終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皆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周南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葛覃張氏曰案葛覃亦作葽覃經典或作葽今不作覃非古也後燕禮同案今本釋文仍作覃謂歌樂衆聲俱作疏無與字通典無樂字能循其法度循徐本作脩與疏合案禮記鄉飲酒義正義引正作脩乃分爲二國監本作三誤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脩者李氏如圭云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曰歌鄉樂周南召南關雎序曰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鄉人此禮是也用之邦國燕禮是也鄉飲酒義曰主人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歌與笙每篇爲一終閒歌每閒爲一終合樂鵲巢合關雎采蘩合葛覃采蘋合卷耳每合爲一終故氏云合樂謂合周南召南而歌之與鄉之惟歌小雅者不同也二南乃合而歌之者鄉樂于小雅爲輕也雅先而南者鄉樂于小雅爲輕也雅先而時謂文王之三爲兩君相見之樂指其始歌者也始歌大鄉樂後先重後輕也鄉飲酒士禮之盛者也故歌小雅與雅則合小雅矣諸侯相見其歌如此及與臣燕則但自小雅而下以是數者觀之可以見君臣樂歌輕重之差矣然則天子之燕享諸侯亦但如國家相見之樂而頌則惟宜

于祭用之與大夫樂歌蓋如士張氏爾岐云此合樂即論語所謂關雎之亂也凌氏廷堪曰合樂之說賈疏最確謂堂上堂下笙歌竝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琴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琴瑟歌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蘩采蘋是爲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後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若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閒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者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巢采蘩采蘋而云合樂乎益不若賈疏爲得矣案淩氏之辯郅確閒歌亦六詩經不言歌言笙此總言合樂則爲同一詩而眾聲竝奏可知也然淩氏亦有所本朱子云合樂孔氏非是當從賈疏毛氏奇齡云歌工在上笙管鐘磬皆刻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以歌之金也如孔穎達說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是也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者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也說詳燕禮云關雎言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德至能循其法度者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注與小序說皆相合周南王者之風故言后妃之事召南諸侯之風故言諸侯夫人大夫妻之事云笭大王王季至其教之原也者言周之初自近及遠化家爲國是以詩有周南召南之分而六篇居二南之首爲教之原是以合樂用之也注中所言與周南召南諸大略相同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而此云南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者以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周公召公皆宣布文王之化周南所言皆天子后妃之事故曰王者之風而周公治內又聖人也故又曰聖人之風召南所言皆諸侯大夫室家之事故曰諸侯之風而召公治外布文王之化於諸侯又賢人也故又曰仁賢之風王者諸侯據所得之詩言聖人仁賢據周召言兩說實相成

脩禮而拿之名六鄉飲酒者鄉大夫之職也云鄉樂者風也至未聞者盛氏世佐云案燕所用詩之差等天子用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風此其宜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歌而享諸侯亦用之者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者所以禮輕者可以逮下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亦謂享禮進取也燕則升歌小雅合鄉樂合鄉樂者亦逮下也今鄉大夫享士而升歌笙閒俱用小雅亦進取也注疏分別未安敖氏不知春秋傳及此經所云皆是享禮進取因謂諸侯宜歌大雅大夫士宜歌小雅亦未是也傳稱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饗也而與燕同樂諸侯寧聘大夫之禮則然賈疏據此遂謂饗燕同樂尤非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則得之凡笙閒之詩皆與笙歌同等而諸侯以上又有樂納賓之禮以樂納賓則升歌之後下管乃笙所奏之詩亦皆與升歌同等燕禮具焉其他則未之聞也仲尼燕居以升歌清廟下管象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譌也清廟祀文王之升歌也魯以成王之賜得用之周公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其可哉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

立西階疏正義曰敖氏云工其長也釋官曰太師亦通稱東北面疏工鄉飲酒太師或來或否不定故言工不言太師賈疏謂大夫禮皆無太師非是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備注云工謂樂正以此經工告樂正樂正告于賓故兼樂正言之其實樂正當天子樂師之職不謂之工也鄭云凡工瞽矇也周禮樂師與大司樂聯職非瞽矇爲之不當稱工已歌備敖氏云謂所歌樂爲備故告備于合樂之後焉惟告正歌備者蓋以己之所有事者而言故不及乎其地案正歌者以此歌爲樂賓別於無算樂也所謂禮樂之正也敖說非蔡氏德晉云正歌獻酬正用之歌異於燕則無算樂不限於閒合之所歌明矣必於正歌中取之則不得爲無算如以墮奏爲無算則復而厭矣樂正告于賓乃降李氏如圭云告于賓者作樂主爲樂賓樂正降在賓西如其堂上立位注云降立西階東北面者賈疏云以其在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故知位在此也

右合樂及告樂備此作樂樂賓是飲酒禮第二段

竝上段鄭氏以爲禮樂之正是也

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旅酬之儀立司正以監司正安賓表位於是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以次相徧焉敖氏云降席自南方其義與介同**側降**賓不從疏正義曰賈疏云側者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上文主人降賓介皆從降此獨不從者以其方燕禮殺故也方氏苞云疏說非也樂以樂賓故主人如大師降洗賓介從遵者爲賓介而至故主人迎賓介從若立司正以監酒儀則主人之事主人自命之可矣與賓無與何爲而從降哉**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酬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懈徐本集釋俱作解案此二字諸本鐫出不悉校○賈疏云相卽前一相迎賓門外者至此復使爲司正也敖氏云主人自作之者辭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於相爾乃更其名者禮異於上宏新之也自是以後禮節凡五司正皆有事焉於此立之亦示賓之意也方氏苞云易相爲司正者前此雖飲酒而義主於相禮後此雖行禮而義主於董正爲名釋官曰國語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斟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無常官飲酒則設之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鄉飲酒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燕禮射人爲擯則射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擯則大射正爲司正以其主於正禮故皆使相禮者爲之鄉射又轉司正爲司馬注云禮樂之正以監之者如上行獻酬及酢禮豎升堂笙歌閒歌合樂皆禮樂之正者禮樂之正既成將酬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詩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蓋古人飲酒之法必立監佐史以察其禮儀也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前御史在後是此法至戰國時猶行也**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作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酬之告賓於西階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時尚未請安正之立本以警怠察儀以罰其不如法者故執觶以請于賓賓既許卽賓之自飲以爲儀法也請安蔡氏德晉云酬

賓安坐也案爾雅釋詁曰安止也因賓欲去故止而留之下文二人舉觶後請坐于賓始言坐此請安請其止耳左傳襄公七年吾子其少安亦謂其少止也杜注以安爲徐失之賓禮辭敖氏云蓋以主人有旨酒嘉殽已已受賜爲辭也執摯受命贊辭變于君焦氏以恕云敖氏說據燕禮司正洗角觶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云云此司正洗觶升受命于主人以主人之命告于賓不言奠又階間北面坐奠觶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也**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敖氏謂凡相拜皆有相之在說似未安立于楹間則所相惟賓介主人酬者而進之不相其拜之楹間東面節也其南則近堂廉北面立而相

右司正安賓

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疏〕正義曰鄭氏云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不妨同於主司正得專罰也李氏如圭云奠觶者以顯其事表其位也敖氏云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不象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禮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亦異者也　注云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也者敖氏云階間東西節亦所謂中庭也方氏苞云燕與大射奉君命以糾儀法故司正奠觶于庭皆南面鄉飲鄉射以屬吏其事於長官之前故皆北面也云其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者賈疏云欲令賓主亦皆正愼其位也案退而拱手與賓主爲禮也少立自定其位而令賓主其愼其位也故下引論語以證又引燕禮者張氏爾岐云右還北面謂降自西階至中庭時右還就位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還其少立階間北面東西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正義曰賈疏云鄉射立於其南以察眾

大射禮皆直云卒觶洗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張氏爾岐云案石經有此字盛氏世佐云唐石經有盥卽賈氏所謂俗本也監本無之葢從朱子通解本刪秦氏蕙田云吳澄三禮考注亦承盧石經之誤校勘記云興下徐本集釋楊氏倶有盥字唐石經盥字擠入通解用張氏據疏去盥字通解無案張氏據疏云今本又依通解無然士昏禮疏云凡洗酌者必先盥則盥字不去亦可○敖氏云坐取觶而反坐也不祭者變於獻酬也卒觶拜者宜謝進坐取觶拜者不與爲禮則不敢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荅拜者不與爲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實觶自飲者所以爲識又欲因以虛酌識其位也洗觶奠之不敢苟也方氏苞云自此以後司正賓主人皆不祭葢主人賓介衆賓畢飲而以餘酒祭則褻矣司正先自飲而拜非爲酒謝也如謝主人之禮則主人宜荅拜葢自退其少立取觶卒觶奠觶洗觶爲酬者儀法俾既醉而知其秩故主人義不得荅拜耳又云奠虛酌于其所雖衆無失儀此觶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必史書其過越以旅觶可知矣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既醉而出是也周禮閭胥掌旅揖罰之事則鄉之飲射掌罰者必閭胥日而行法以正日禮殷無暇及此又事分彰瘅不宜相干也

經不言行罰之地與時必已見於春秋四時所讀之法也燕大射掌罰者亦必別見於邦國禮而今皆無考耳祭禮獻酬尤繁而不立司正以非德性安重而謹於儀者不得與於祭詩所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也褚氏寅亮云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其少立旣飲後則奠而拜拜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愼重其威儀以爲表也高氏愈云此又司正之導飲也爲第十二次酳鄉射之禮自此以後遂行射禮

右司正表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

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疏正義曰敖氏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云俎西于薦西爲少南上經惟云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賓于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遷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故也注云初起旅酬也者言此以下爲旅酬之初起也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者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勇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孔穎達正義云此經據旅酬之時其

少長以齒終於洗洗者是無算爵之節也張氏爾岐云注言酬爵之無不徧實連無算爵而言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其實旅酬時尚未及沃洗也凌氏廷堪例云凡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鄉飲酒禮合樂後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此正獻成賓欲去主人命司正勸之將以旅酬也又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賈疏云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旅酬所以酬正獻也又云鄭君連引無算爵與旅酬而言終於沃洗其賓此時未及沃洗也鄉射禮射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鄉飲鄉之旅酬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酬酢禮成公取大夫所媵觶酬賓後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北面坐取賓所媵觶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鄉飲鄉射之初成也又主人獻卿畢二大夫再媵觶公又行一爵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爲卿舉旅行酬禮之再成也又主人獻大夫畢升歌後公又舉奠觶以旅于西階如初則爲大夫舉旅行酬禮之三成也又徹俎安賓後主人始獻士獻士畢賓媵觶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則爲士舉旅行酬禮之終也此燕禮大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旅酬凡四次與鄉飲鄉射不同皆行於止獻之後者也特牲賓禮與兄弟辭獻後賓坐取觶阼階前

酬長兄弟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有司徹三獻禮成二人舉觶于尸侑後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注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觶以勸之事此祭畢飲酒之旅酬亦行於正獻之後者也疏又謂旅酬後仍有舉奠加爵等終偏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考有司徹無嗣奠之文特牲有之亦在加爵之後旅酬之前疏說益誤又案禮記燕義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君舉奠觶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射主人獻賓後亦獻公燕義云爲君卽爲賓故上文亦云君舉旅于賓也**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疏]正義曰凌氏廷堪例云凡旅酬皆拜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酬主人主人酬大夫大夫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又云賓以旅酬于西階上賓大夫之

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又云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爲卿旅酬爲大夫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大射旅酬亦同特牲禮祭畢飲酒賓酬長兄弟荅拜賓立卒觶經不云祭是亦不祭也又云長兄弟兄弟荅拜賓立卒觶經不云祭是亦不祭也又云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有司徹旅酬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坐奠觶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又云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坐奠爵拜侑荅拜不祭立飲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於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是旅酬皆拜不祭立飲也至於燕禮大射公爲賓旅酬坐祭立飲者臣與君行禮且膳酒也故雖旅酬亦祭若大夫辭受酬者則不祭矣又云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鄉飲酒旅酬賓酬主人不拜卒觶不洗賓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酬主人卒觶不拜不洗賓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荅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還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燕禮大射公爲旅賓酬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立卒觶不拜若膳觶則不洗可知爲卿旅酬爲大夫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有司徹旅酬尸酬主人主人酬侑

皆云卒爵不拜既爵不云洗特牲禮旅酬賓酬長兄弟經云賓立卒觶不云拜既爵亦不云洗則皆不拜既爵可知也若燕禮大射公取大夫所媵爵以酬賓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拜者臣與君行禮故於卒拜稽首公坐奠觶荅拜此卒觶亦云易觶興洗此酬賓之觶是膳觶故易之不敢襲君之爵也既易名則必洗所以示新也故下經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矣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方氏苞云賓鄉民之爲士者也以己所飲觶授鄉大夫而不洗何也法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畏民志禮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感人心度時量事旅酬以後必不能以洗爲禮故不洗而授觶自鄉大夫始而興教勸學之誠愾乎上下矣一事之中禮有相反而適相成者賓介相厭以入主人之贊者不與於酬禮之兼乎法以辨名分也有順乎情以通和樂者拜無不荅酬皆不洗之類是也凡此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也

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禮殺

主云鄉射禮拜皆北面者以上正酬時不同階知此同階爲禮殺也

注云旅酬同階禮殺

疏正義曰李氏如

賓揖復席

酬主〔疏〕正義曰敖氏云揖而復席禮之也高氏愈云此人訖〔疏〕賓酬主人爲第十三次酳計賓所飲始二酳矣

右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疏〕正義曰郝氏云主人得賓觶未飲西階上酬介張氏爾岐云主人以所受於賓之觶酬介亦先拜送於其東自飲實觶授介拜送於其如之者張氏爾岐云亦如之者謂皆西南面授之也宋子曰賓主介相酬皆北面但實觶之後授解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既受乃還北面拜受也高氏愈云此主人復酬介爲第十四次酳計主人所飲則四酳矣

右主人酬介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疏〕正義曰注則以其序別之校勘記云其序徐本作且字與單疏合是也集釋作某字通解作且序楊氏敖氏俱作其字皆非也案毛本疏解注云則以某甫且某子字別之也作且字不誤○敖氏云相旅謂相旅酬之禮曰某子受酬即其事也或言旅或言酬互見耳於賓酬主人主人酬介司正不升惟相之於下耳尊之也若有遵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也蔡氏德晉云賓介及主人相酬司正惟相之於下而不升尊之也至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相酬是謂旅酬司正之禮所以察其失禮者也曰某子受酬者聞其呼己乃降席未受者不得越次也方氏苞云此專呼受酬者必受之於介無疑也鄉射曰某酬某子或大夫或賓長酬者無定故必目其人案旅酬以次相酬此禮之定制鄉射曰某酬某子上某字指酬者下某字指受酬者則兼酬者受酬而受相之此第云某氏苞以爲受之於介未必然又云衆賓工笙畢獻主人以一人而儛數十人之拜雖强力者亦倦矣故自介以下酬

齊必遞相致然後衆賓有後此舉觶皆使人代非惟禮殺亦主人之力不能繼耳

注云某者衆賓姓也者顧氏炎武云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者段氏說文注云凡有僭之詞皆曰且經注云且字者十有一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少牢禮注伯某之某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且字也若言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檀弓嗚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以爲之證禮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左傳桓四年天子使宰渠伯糾來聘注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繫官氏且字古言表德之字謂之且字可證者如是蓋古二十而冠祇云某甫五十而後以伯仲某甫者所以僭伯仲也故鄭注禮之某甫如是何注春秋經之札卷糾皆爲且字者與鄭無不合

司正遷立于序端東面 辭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西面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衆賓席在賓西南面司正始北面疏丹賓命之故西階西北面衆受酬者受自左故司正遷辭之盛氏世佐云堂上者北面作之惟相介酬衆賓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司正安得南面作之非也褚氏寅亮云視西階爲稍西然亦在序端之南非正立其處蓋序端在介席西北非俟事處也

受酬者自介右 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正義曰楊氏復云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是主人在介右也及介酬某子某子受酬亦在介右蓋尊介使不失故位也敖氏云受介酬者卻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遵者獨居介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遵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盛氏世佐曰自介右則介之酬衆賓北面敖氏云東南面非注疏謂自主人酬介以下皆面南面授之亦不盡然

衆受酬者受自左 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今文無衆酬也疏正義曰衆酬也校勘記云也徐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單疏標目合案衆字疑當作受○楊氏復云自介酬某子之後衆受酬者皆立于酬者之左亦如賓酬主人立于主人之左敖氏曰受自左賓黨受酬者之正位也郝氏敬云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賓也張氏爾岐云衆賓首一人受介酬自介右受

之第二人以下受其前一人之觶自其左受之也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以尊尊介故介由右餘人自如常禮也云今文無衆酬也者胡氏承珙云注衆字當作受今文但云衆受自左古文多受酬者三字承上文受酬者自介右而言受酬者謂衆賓之內爲首者一人此衆受酬者則疏謂第二人以下竝堂下衆賓是也文義較明故鄭氏從古文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于酬者之面及酬者既受觶進面南面爲異耳盛氏世佐云堂上衆賓相酬當西北面位所以通指也賓酬主人東南面主人酬介面南面皆以是三賓之位在賓西南面則其自相酬亦必面北向之可知惟堂下衆賓則當面南辭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辭面酬之耳受酬者皆北面辭遂疏正義曰注云辭衆賓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辭升受酬于西階上疏之在下者張氏爾岐云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謂既酬堂上又及堂下無不徧也引鄉射記證此與彼同案經文言辭則兼堂下堂上而言長賓三人在堂上介酬長賓長賓第一人酬第二人第二人酬第三人此酬堂上者也長賓之第三人又酬堂下之衆賓衆賓以次而酬及於卒者經以一辭字括之而互見其義於鄉射禮故注引以爲證敖氏謂辭辭衆賓之在上者其後當言酬在下者之禮然後及於卒受者如鄉射禮所云是也經益有脫文其說非也方氏苞又云辭後不必遂酬在下者與鄉射禮異也鄉大夫國鄉也以君命興賢能則參用朝廷之禮堂下之賓皆賢能之待興於再舉者故得升堂受酬而有司執事者不與以示國之重賢能非賢能不得與獻酬也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主人位非甚尊而其禮爲禮法之常其事爲少長貴賤所能習故獻酬終於沃洗者以洽衆情而示禮教之無不徧亦所以興起之也若謂與鄉射禮同而文不具則執事者之受酬於此經而鄉射從略以小節可以彼此互見而昭然無疑者以此知賓賢能之禮無遂酬在下者之事也祭之末燀胞翟閽皆有畀焉故主人之贊者無算爵亦得與案鄉射注云在下謂賓黨也則所謂辭衆賓之在下者謂辭及於堂下之衆賓非謂辭及於執事者也執事者無算爵始得與鄉射言遂酬在下者亦謂賓黨非謂執事也方氏苞知旅酬之不及執事者而反謂鄉飲鄉射有異亦未即鄉射之法而細繹之也

司正降復位解南之位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

旅畢也高氏愈云此介又以主人之觶酬衆賓衆賓交錯以辯各飲一爵爲十五番爵也

右介酬衆賓衆賓旅酬此飲酒禮之第三段

卷六終